

宋春舫的旅行書寫及世界想像： 以《海外劫灰記》與《蒙德卡羅》為例

羅仕龍*

摘要

本文以宋春舫（1892-1938）兩本遊記為研究對象，分析宋氏迄今較少引起學者關注的旅遊書寫。第一本是宋春舫赴歐留學期間以法語撰寫的《海外劫灰記》，1917年由上海東方出版社出版。第二本是以中文撰寫的《蒙德卡羅》，1933年由上海中國旅行社出版。《蒙德卡羅》雖非《海外劫灰記》的譯本或改寫，書中所記地點、事件與主旨亦有差異，但兩本著作對東西文化權力、人情世故等議題，皆有可對照閱讀之處。比較分析這兩本以旅遊見聞為主題的作品，不但有助於理解宋春舫的學思歷程，廓清現階段宋春舫研究所遭遇的史料盲點，更可進一步通過雙語雙向的書寫差異觀察，重探宋春舫筆鋒側寫與反思的現代中國，以及民初知識分子通過異國旅行所想像的世界秩序與未來。

關鍵詞：宋春舫、遊記、海外劫灰記、蒙德卡羅、異國想像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The Travel Writings of Song Chunfang and His Imagination of the World: A Case Study of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and *Monte Carl*

Lo, Shih-Lu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essay aims to examine Song Chunfang's two travelogues seldom noticed by researcher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was written in French during Song's study in Europe and published later in 1917 by Eastern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Monde Kaluo* (literally "Monte Carlo"), was written in Chinese and published in 1933 by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The latter was neither translated from the former, nor a collection of rewritings based on the former. The places, events and themes mentioned in these two publications are different, but the author's concerns are quite similar in terms of cultural politics and social issues.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cross-reading, researchers will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Song's ideas conveyed in these two travelogues. Moreover, the bilingual writings allow researchers to reshape the modern China represented and questioned by Song, first professor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f the Republican era. The two publications of Song not only demonstrate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ut also reflect his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imagination regarding the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Keywords: Song Chunfang, Travel Writings,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Monte Carlo, Exotic Imagination

宋春舫的旅行書寫及世界想像： 以《海外劫灰記》與《蒙德卡羅》為例*

羅仕龍

一、前言

晚清民初域外遊記近年受到學界諸多關注，其中晚清外交人員的使西日記等著作為一研究重點。在中西交流的框架下，外交人員實地接觸西方文明的經驗與感思，通過遊記、日記或其他形式的書面文字轉介，漸次影響時人對於世界的認知、想像與觀感。相關研究成果頗豐，有強調整體文化思維者¹，有針對遊記內容選取主題研究者²，亦有專注於單一使西人員之研究。³ 1912年民國肇建，新文化運動、五四運

* 本文部分內容出自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中西眼光，現代視角：宋春舫的中國文學史書寫及編選策略」（編號：MOST 107-2410-H-007-056-）、教育部補助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疆界與流動：現代中國文學裡的跨文化實踐」（編號：PHA107084）之研究成果。初稿曾以〈從《海外劫灰記》到《蒙德卡羅》：宋春舫與民國初期知識分子的異國遊記及世界想像〉為題，宣讀於2018年12月27-29日國立清華大學舉辦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異域、他國與世界想像」，經修訂後完成。撰寫和修訂期間承蒙清華大學顏健富教授以及期刊匿名審查人建議與指正，特別是關於形象學的論述，以及宋春舫著作發表順序、遊歷路線與敘事細節的關聯等，都給予本文作者諸多啟發，謹此致謝。

¹ 例如尹德翔：《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又如陳室如：《晚清海外遊記的物質文化》（臺北：里仁書局，2014）。尹書主要就斌椿、郭嵩燾、張德彝、曾紀澤、張蔭桓等十餘位晚清外交官的日記做一把梳，釐清整體脈絡與個別特點。陳書除外交人員以外，亦涉及王韜等旅人，書中著重日常生活衣食、博覽會奇觀物件等物質層面之研究。

² 例如羅仕龍：〈《茶花兒》與《天神與貓》：張德彝《述奇》系列兩齣中國題材戲劇新探〉，《中正漢學研究》24（2014.12），頁185-215。

³ 例如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本書主要研究對象為晚清外交官陳季同。陳氏以法語著有《中國人的戲劇》、《巴黎印象記》等多本析論中西文化差異之散文，為翻譯家曾樸之師，堪稱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有關陳季同的專論研究，另可參見陳俊啟：〈晚清現代性開展中首開風氣的先鋒：陳季同（1852-1907）〉，《成大中文學報》36（2012.3），頁75-106。

動等風潮接踵而來，不但刺激文學領域的變革，中西之間的交流亦愈顯頻繁，域外遊記、遊人書寫之出版愈顯興盛。

相較於晚清域外遊記以外交官為撰述主體，參與書寫民國時期域外遊記的群體更顯多元，出版緣由也更多樣化。除了涉外人員之外，亦有留學生、駐外記者、作家、藝術家等，基於不同的原因、筆法或思維角度，將個人旅外經驗撰述成篇。例如身兼記者、出版社編輯且參與政治活動的鄒韜奮（1895-1944），於1933-1934年間因政治緣故寓居歐洲多國，後撰有《萍蹤寄語》、《萍蹤憶語》等遊記，夾敘夾議，有針砭時政之意。又如1935年春，蘇聯於莫斯科舉辦國際影展，邀集各國影星共赴盛會，中央社駐蘇記者戈公振（1890-1935）推薦「電影皇后」胡蝶（1908-1989）參展。影展結束後，胡蝶一行轉赴德、法、英、義等國遊歷考察，返國後出版《歐遊雜記》，轟動一時。⁴民國初期不少域外遊記、行旅書寫的作者身兼多重身分，遊歷足跡亦廣，不但藉筆鋒一抒心懷，亦見證時代動盪。他們在海外駐留的時間或長或短，見識的事物與觀察的面向多有不同，書寫重點與風格各異：有止於走馬看花者，亦有深入觀察、寄寓家國之思者，以致於在抗戰期間有《名家遊記》之類的書籍出版，蒐集郁達夫、戴季陶、徐志摩、冰心、魯迅、郭沫若、老舍、鄭振鐸等人遊記凡39篇；書前附有編者〈遊記文學（代序）〉一篇，詳述遊記文學之生成背景，並試圖根據作者身分、作品形式、作品內容、寫作態度等不同面向，將遊記類的寫作予以分門別類。⁵除了紀實的遊記之外，民國作家將個人行旅經驗融入虛構故事創作⁶，更拓展了域外題材撰述的可能。

為使研究主題更為明確，本文集中討論紀實類型的遊記。本類型遊記之所以在民國初期蔚然成風，主要原因之一是旅行風氣的盛行與日漸便利，而其中不能不提的就是上海銀行及其熱絡的旅匯業務。1915年，陳光甫（1881-1976）、莊得之於滬

⁴ 該次與胡蝶同行訪蘇的尚有京劇名伶梅蘭芳。胡蝶《歐》書除文字外，尚有60餘頁遊歐期間所攝照片、剪報等資料，圖文並茂。見胡蝶：《胡蝶女士歐遊雜記》（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

⁵ 新綠出版社編：《名家遊記》（上海：中華書局，1943）。

⁶ 如老舍《二馬》、巴金《馬賽之夜》、徐仲年《彼美人兮》等，都是基於作者本身的旅外經驗所撰寫的虛構故事，當中夾雜作者個人在異地生活的所見所聞。

上成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23年，該行設立旅行部，由朱成章（?-1930）、莊鑄九負責⁷，專責發售交通票券、辦理遊覽運輸事務等。1927年，旅行部自上海銀行獨立，成立「中國旅行社」，同年春創辦《旅行雜誌》，初為季刊，後改為月刊，直至1954年7月停刊⁸，其間聘《申報》編輯趙君豪（1902-1966）任主編，刊登各家海內外遊蹤、旅行資訊，銷路暢旺，足見當時讀者對於遊記書寫的喜愛。⁹本文論述基於民國初期的遊記，討論範圍主要集中在宋春舫（1892-1938）的兩本遊記著作《海外劫灰記》（*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Coups de crayon de voyage d'un Céleste*）與《蒙德卡羅》。¹⁰宋春舫曾應陳光甫之邀，長期為上海銀行編輯行內刊物，也於其中刊載個人旅遊文章。可見宋氏的兩本遊記，雖為獨立成冊，但或可作為同時代人的世界想像與文化視野註腳。¹¹準此，本文將從細節切入，分析宋春舫的《海》、《蒙》兩書，除試圖理解宋春舫個人的學思進程之外，並進而推想同時期知識分子的文化知識地圖。值得注意的是，宋春舫兩本遊記分別使用法語、中文撰寫，內容不盡相同，除了可能反映出宋氏在不同時期的關懷與省思，亦可藉由同一作者的多語書寫

⁷ 朱成章：〈旅行部緣起〉，《旅行雜誌》1：1（1927.春季號），頁3。朱成章為上海銀行創始人陳光甫的左右手之一，後任旅行部經理。莊鑄九為晚清實業家盛宣懷七女盛愛頤之夫婿。

⁸ 時任上海銀行總經理的陳光甫在《旅行雜誌》創刊號撰有發刊辭一篇，說明該刊宗旨與內容取向：「夫足涉全國者，省分之見自消，遍遊世界者，國疆之見漸泯。諺云『百聞不若一見』，蓋旅行不特可以闢眼界，且足以拓思想，其益之大，有如是者。敝行創辦旅行部以來，輒就舟車、旅費、行李方面為商旅謀利益，惟以籌備未周，貢獻甚渺，深引為憾。今者彙編《旅行雜誌》，藉供社會之參考，對於國內外交通之狀況，商業之情形及民情風俗，悉加調查而載錄之。東鱗西爪，固不足以稱商旅之南針，然冀由此引起國人對於旅行上之觀感，以推求其益之普及，此為敝行服務社會之微旨也。謹誌數語以明之。」見陳光甫：〈發刊詞〉，《旅行雜誌》1：1（1927.春季號），頁1。〈發〉文刊登時無標點。以上有關上海銀行旅行部、中國旅行社等資料，亦可參見《上海銀行》網站（https://www.scsb.com.tw/content/about/about08_c_4.jsp）「行史館」欄位，惟網頁所載陳光甫〈發刊詞〉一文與《旅行雜誌》刊出版本略有細微差異。

⁹ 有關趙君豪生平簡介，參見關志昌：〈趙君豪和《旅行雜誌》〉，收入趙君豪採訪，蔡登山編：《民初旅行見聞》（臺北：秀威資訊，2015），頁4-10。

¹⁰ 以上兩書分別為 Soong Tsung-faung,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Coups de crayon de voyage d'un Céleste* (Shanghai: The Oriental Press, 1917)；宋春舫：《蒙德卡羅》（上海：中國旅行社，1933）。《海外劫灰記》封面與內文之作者署名拼音採 Soong Tsung-faung，以下引用該書時從之。

¹¹ 唐佩佩、高昌旭：〈一部「世界眼光」的民國遊記〉，《戲劇之家》19（2016.10），頁15-16。該文主要點出《海外劫灰記》一書藉西方見聞反思中國的家庭觀念、人道主義、人文主義等三方面。然該文篇幅精簡，在概念定義、細節舉證方面仍多有可補充之處。

提供吾人不同的觀察切入點，是民國時期遊記較為特殊的一個研究案例。

二、民國初期留學生遊記展現的想像與文化視野

遊記文類由來已久，多數遊記與日記屬性有相近之處。前文所述晚清外交官使西日記，事實上也可當作遊記閱讀；反之，大多數遊記並非單純描寫景色，而是在行文之間帶入一己所見所思，故亦有個人日記性質。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外遊記最特別之處，在於跨文化的相遇。此處所指的跨文化，主要針對中、西兩者之間的衝突、交匯、理解或融合，其衝擊力度之大，影響層面之廣，每多甚於曩昔之遊記。晚清民國遊記書寫者的遊蹤不再只是限於中土，也不再只是蠻荒四夷的奇聞軼事采風，而是在內憂外患的時局裡，無可力抗地被納入全球跨文化流動的一部分。在此框架之下，晚清民國遊記往往涉及作者對於世界的想像以及他我形象的認知。比較文學領域學者長期以來有「形象學」(Imagologie)之說，以法國學者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 1939-)、穆哈(Jean-Marc Moura, 1956-)等人為代表，研究「形象」(image)、「想像」(imaginaire)——諸如個人、國家、民族、文化等不同層面的形象與想像——是如何經由各種途徑被不同群體或個體所認識與理解，又是如何在不同時空、歷史或文明語境下被改寫或傳達。誠然，早在形象學一說訴諸理論體系以前，法國漢學界即多有研究中國形象之著作，如考狄埃(Henri Cordier, 1849-1925)、艾田蒲(René Étiemble, 1909-2002)等前輩，通過分析文學作品的翻譯與傳播，已對中國形象之生成，乃至西方人對於中國的想像，進行一番耙梳與整理。¹²反之，中文學界如周寧、孟華等學者亦有相當研究成果，不但從文化主體的角度出發，推論中國形象在西方的生成¹³，甚至也試圖理解西方觀念或西方人形象在中國語境裡的演變和接

¹² 見〔法〕艾田蒲著，許鈞、錢林森譯：《中國之歐洲》(*L'Europe chinoise*)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法〕亨利·柯蒂埃著，唐玉清譯，錢林森校：《18世紀法國視野裡的中國》(*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¹³ 例如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周寧：《跨文化形象學》(上海：復

受。¹⁴

以上所言涵蓋甚廣，舉凡小說、詩歌、戲劇等虛構文類，都可見到中西形象在不同語境下之演變。¹⁵相較之下，遊記類型的出版則更有真實性，其取材與切入點也更能直接反映出書寫者的思想、生命經驗、情感體會甚至天然秉性。19世紀中葉以前，由於法令、語言、地理空間等條件限制，使得不少看似遊記的著作，實際上只是既有材料加上作者本人的想像聯綴而成。¹⁶即便清朝被迫開放之後，仍不時有虛構的遊記出版，其中不乏漢學家的著作。¹⁷在諸多似真若假的旅遊書寫之中，19世紀後半期至20世紀前半期由法國作者撰述的中國遊記最引人注意者之一，當推克洛岱爾（Paul Claudel, 1868-1955）的《認識東方》（*Connaissance de l'Est*）。該書出版於1900年，所記為1895年7月至1899年10月間任駐華外交官時所見所思，見證大清帝國衰敗末局，部分心得可能融入劇作《正午的分界》（*Partage de midi*）。民國時

巨大學出版社，2014）。以上兩書較偏重理論、概念的說明。此外，周寧編：《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與傳說》（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8卷，則以歷史進程為綱，斷代為冊，詳述各個時代的中國形象，並附有重要相關之西方文獻中譯文。

¹⁴ 例如孟華：〈從艾儒略到朱自清：遊記與「浪漫法蘭西」形象的生成〉，收入孟華等著：《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頁364-378。孟華教授在本書序言〈形象學研究要注意總體性與綜合性（代序）〉中，將形象學研究概分為四大向度，包括「想像理論研究」、「詞彙研究」、「華人『自塑形象』研究」、「遊記研究」。本文處理的兩本遊記，也正是建立在作者宋春舫本人關於自我／他人形象與他人／自我想像的論述上。

¹⁵ 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趙氏孤兒》與改編本在中西文化之間的傳播及其形象變異。眾所週知，《趙氏孤兒》在18世紀經由耶穌會傳教士節譯為法語出版之後，在英、法、義等國衍生出許多不同的改編本，其中最知名者為伏爾泰（Voltaire）改編之《中國孤兒》（*L'Orphelin de la Chine*），劇中極力彰顯中國美德與儒家義理。中日戰爭期間，張若谷將伏爾泰《中國孤兒》回譯為中文，但多有增刪，以集中強調中華民族之德行，以及面對強敵壓境時不屈不撓的氣節。參見陳碩文：〈翻譯異國、想像中國：張若谷譯《中國孤兒》探析〉，《編譯論叢》9：1（2016.3），頁73-100。

¹⁶ 如法國記者兼評論家富爾格（Émile Daurand Forgues）以老尼克（Old Nick）為筆名，於1845年出版的虛構遊記《開放的中華：一個番鬼在大清國》（*La Chine ouverte: aventures d'un Fan-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中譯本見錢林森、蔡宏寧譯：《開放的中華：一個番鬼在大清國》（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¹⁷ 如法國女漢學家俞第德（Judith Gautier）於1879年出版的虛構遊記《奇特的人們》（*Les peuples étranges*）。俞第德自幼從中國教師丁敦齡學習漢語，22歲與丁師合譯有中國詩選《白玉詩書》（*Le Livre du jade*），名滿歐洲。俞第德雖然未曾親自造訪中國，但她博覽群書，想像力浪漫奔放，使其得以將既有的中國知識融會貫通並杜撰遊記。

期駐華外交官之中，馬勒侯（André Malraux, 1901-1976）則根據個人所見所聞，將 1925 年的國共兩黨軍事衝突寫入小說《征服者》（*Les Conquérants*），並於 1928 年出版。

克洛岱爾、馬勒侯兩人皆為外交官身分，得以在中國有較長時間停留，且其掌握的文化資源、知識水平通常高於一般旅華商賈。然而，如同晚清時期赴西方的中國外交官，法國外交官的旅遊書寫——不論是紀實遊記，抑或是基於旅華經歷所得到的文化觀察心得——不得受限於他們所接觸的菁英生活圈，事實上仍與一般大眾有一定距離。更何況，克洛岱爾等外交官雖然長居東亞，但不一定能切實掌握當地語言，例如克氏本身的中文只有基本程度。深入的遊歷與觀察，有賴長時間的在地經驗與文化知識水平。在晚清民國時期，較有可能符合上述條件的，除外交官外，就是留學生。不過，限於晚清民國時期的客觀條件，其時前往外國留學的，主要還是中國學生赴歐美日本等國家，而非西方國家學生赴華留學。宋春舫所撰《海外劫灰記》即是此一客觀條件下所產生的遊記。相較於本文前述的諸多民國遊記類別，如記者、明星藝人所撰者，留學生遊記體現較長時間的觀察與體會，有返國後集結成冊者，也有不少是以單篇形式刊載於報刊，作為即時海外通訊，如王禮錫（1901-1939）、陸晶清（1907-1993）在留學倫敦期間，為不同報刊撰述生活心得，並有詩作集結為《去國草》。¹⁸

民國留學生遊記、日記雖然常有出版者，考其內容，卻又常見留學生群體相濡以沫之記錄，並不一定是專注於西方文化之觀察，而穿雜有不少留學生的生活瑣事與趣味。例如 1927 年赴法勤工儉學的徐霞村（1907-1986），在其《巴黎遊記》（1930 年出版）中多記有留法期間下榻之處、宿舍之事，常與中國學子交遊。¹⁹又或像是徐仲年（1904-1981）撰寫的《海外十年》，書中細述留學緣由與過程，多有個人憂思之嘆，且不乏頗為私密的個人慾念之苦。²⁰另外，如季羨林（1911-2009）之《留德十

¹⁸ 蔡登山：〈訴盡前生不了情——陸晶清的深情無悔〉，《才女多情：「五四」女作家的愛情歷程》（臺北：秀威資訊，2011），頁 195。

¹⁹ 徐霞村：《巴黎遊記》（上海：光華書局，1931）。

²⁰ 徐仲年：《海外十年》（上海：正中書局，1936）。以上徐霞村、徐仲年兩人皆為法國文學專家，著、

年》，則屬晚年追憶，雖有時局之嘆、山水之遊，但主要仍集中於其學習生活、漢學研究。²¹相較之下，宋春舫由於並非勤工儉學派送出國，較無中國學生群體生活之記錄，且因宋春舫家境殷實，出入較為寬裕，能接觸到不同文化層面之事物。更重要的是，宋春舫法語能力相當出色，這使得他探索、了解與吸收歐洲文化的觸角更為敏銳，體會也更深刻。事實上，宋春舫一家交遊廣闊，在民國時期有「宋家客廳」之說，可見宋氏留學歐洲之際，並非離群索居之人。下文將論及的遊記中，亦不乏與當地友人或陌生人互動之片段。然因上述種種原因，宋春舫的遊記並非以留學生群體為核心所發展而成，而更多是以留學生眼光關注歐洲當地情況。凡此皆使宋春舫的遊記不同於同時期的留學生書寫，展現出其個人獨特的觀察、氣質與視野。

三、宋春舫《海外劫灰記》、《蒙德卡羅》的寫作與出版

宋春舫為晚清最後一屆科舉考試秀才，舊學根底深厚。然因其時教育環境轉變，改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學習外國文學。宋氏孫輩宋以朗指出，宋春舫尚未完成聖約翰大學學位，即已於 1912 年赴巴黎索邦大學就讀，後轉赴瑞士日內瓦大學深造，1915 年取得學位，並於 1916 年回到中國，時年僅 24 歲。²²據宋春舫本人日後

譯有多本法國文學論述。

²¹ 季羨林：《留德十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留德十年》書稿於 1988 年由季羨林整理完成。季羨林於 1935 年赴德留學，期間適逢二戰，歐洲劫灰餘生。季在此回憶錄中偶亦有自嘲的「優勝記略」。

²² 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頁 8-10。除了宋以朗轉述的資料之外，宋春舫本人在 1923 年首次出版的《宋春舫論劇》序言〈幾句話……〉裡提到，「這本書是我自從一九十六年回國以後，在京滬各日報及雜誌中所發表的論說及演稟[稿]」，文後署「一九廿二年十月十六日杭州西湖」，可知宋氏確為 1916 年返國。見宋春舫：《宋春舫論劇》（上海：中華書局，1923），無標示頁碼。此外，《蒙德卡羅》收錄之〈巴黎（一）〉有言，1912 年春宋春舫自馬賽搭車前往巴黎。見宋春舫：《蒙德卡羅》，頁 29。綜上所述，可知宋春舫赴歐留學乃 1912 至 1916 年間之事。

回憶，1916年夏天他離開歐洲後，先抵紐約，經檀香山返華。²³ 1917年出版的《海外劫灰記》主要就是以這次歐美經驗為敘事背景，從出發前往歐洲的惴惴不安寫到西行旅途見聞，再從歐洲生活點滴寫到北美遊歷觀察。宋春舫留歐期間雖主修政治經濟，但同時醉心於戲劇，對西方文學多有鑽研，輔以傳統文學的基礎，使得宋氏對中西文學藝術的認識之深、視野之廣，遠超過同時期的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也使得他日後思考中西文化異同之時往往別開生面。自歐返華的宋春舫，歷任上海聖約翰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席，常在報刊發表戲劇、文藝評論文章，既有介紹歐美當代文學思潮者，亦有借他山之石反思中國文學本質者，其中尤以戲劇方面用功最深，著力最多。1923年，宋春舫集結新、舊文章，出版《宋春舫論劇》第一集，日後又於1936、1937年出版「論劇」系列第二、三集。此三卷「論劇」堪稱宋春舫最為後世所知之論著；加以他返國後在北京大學任教期間，首開比較文學、西洋戲劇等課程，致使後人主要關注其戲劇研究成就。²⁴

宋春舫第一次歐遊以個人留學為目的，第二次歐遊則有政府委任之責。一戰結束後，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宋春舫代表民國政府赴歐參加國際會議，同時肩負考察經濟、文化的任務。1920年4月啟程²⁵，抵歐後於威尼斯上岸²⁶；公務之餘遊歷多國，

²³ 宋春舫於1929年寫道，「民五之夏，全歐戰氛方熾。予自巴黎赴紐約，取道太平洋歸國，舟繫檀香山。」見宋春舫：〈青島特別市觀象臺海洋科成立記〉，《申報》第12版，1929年11月28日。

²⁴ Lo Shih-Lung, "Le Théâtre français dans la Chine moderne: étude du cas de Song Chunfang," (現代中國的法國戲劇：以宋春舫為例) in Yvan Daniel, Philippe Grangé, Han Zhuxiang, Guy Martinière, and Martine Raibaud, eds., *France-Chine: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et linguistiques. Histoire, enjeux, perspectives*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5), pp. 401-426.

²⁵ 根據1920年3月17日《北京大學日刊》公告，「宋春舫先生即日往上海，以備赴歐」；該公告並安排了各科代課老師。見〈第一院教務處布告〉，《北京大學日刊》第564號，第2版，1920年3月17日。1920年10月出刊的《東方雜誌》之「海外通訊」欄目刊有宋春舫〈奧國的生活程度〉（8月4日寄）、〈愁城消夏錄〉（8月14日寄）兩篇文章，從發信日期可知宋春舫當時已赴歐，且持外交護照。以上〈奧〉、〈愁〉兩文見《東方雜誌》17：20（1920.10.25），頁83-87。

²⁶ 宋春舫：〈威尼斯〉，《蒙德卡羅》，頁54。有關宋春舫本次赴歐的路線，亦可參考《申報》所載：「北京大學教授宋春舫君，現將赴歐。先至意國，再由意至瑞士某大學演講中國文學，繼續至法國，或再赴美。定於今晨上午十時，偕駐比公使魏注東君乘Innsbruck船出發。」見〈宋春舫赴歐〉，《申報》第14版，1920年4月22日。按魏注東即魏宸組，晚清留比學人，民國建立後曾任職於南京臨時政府內閣、唐紹儀內閣，出任多國公使。

1921年春夏之際返華。²⁷期間撰寫多篇遊記，是日後《蒙德卡羅》的成書基礎（《蒙》書於1933年出版）。此外，宋春舫亦曾被委派負責青島觀象臺海洋科事務，倡議建立海洋研究所與水族館，「以詩人生活而負科學之使命，亦殊非初料所可及也」。²⁸1934年，宋氏出版經濟研究專書《不景氣之世界》，縱論中西經濟大局²⁹；同時期又受陳光甫委託撰寫《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二十年史初稿》（1934年5月完稿，當時因故未出版）³⁰，著作類型眾多。凡此種種悠遊於不同領域、地域文化之間的跨領域經歷，讓宋春舫對於旅行、異國文化的接觸與交流皆有一定心得，且多有洞見細微之處。

宋春舫的著作兼有法語、中文出版者。³¹以遊記而言，有以法語撰寫的《海外劫

²⁷ 胡星亮：〈宋春舫：中國現代戲劇理論先驅者〉，《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10：3（2012.9），頁32。此外，據〈查明宋春舫素來安分之呈復〉指出，「去年四月，由北京大學派赴歐戰調查文學戲曲，繼任駐歐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為代表；去年五月三日，由歐回滬，即居於三德里住宅」。《申報》第15版，1921年7月4日。〈查〉文主要乃起因於上海警察接獲報案，稱「浙人宋春舫，近自海外回滬」，有圖謀不軌之事，經查證後確知宋氏「平日潛心著作，擇友頗慎，律身極嚴」。文中「去年五月三日」，據上下文推敲，實際所指應為1921年5月3日。宋春舫日後追憶這段經歷時亦明白指出，「民九，予赴中歐一帶，調查大戰後經濟狀況之嬗變，於維也納邂逅昔時日內瓦同學 Oxner 君。……翌年春，予抵馬賽，乃迂道由蒙乃歌。」見宋春舫：〈青島特別市觀象臺海洋科成立記〉，文中「蒙乃歌」應該就是今日通稱的摩納哥。綜合以上資料大致可以推論，宋春舫乃1920年春至1921年春夏遊歐，歷時約1年左右。

²⁸ 宋春舫：〈青島特別市觀象臺海洋科成立記〉。據文中指出，宋春舫係於1928年11月至1929年6月擔任觀象臺首任海洋科科長之職。在其奠定的基礎之上，後繼者有更進一步之計畫，「如購置海艦、添辦化學試驗所等等。中國破天荒之水族館，亦在積極規畫中，其地址並得青島市政府批准保留」。

²⁹ 宋春舫：《不景氣之世界》，收入《海光叢書》（上海：四社出版部，1934）。

³⁰ 邢建榕：〈戲劇家宋春舫撰寫的一部銀行史〉，《非常銀行家（民國金融往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4），頁121-123。據邢建榕指出，該份未出版的手稿藏於上海市檔案館，是許多學者研究金融史的一部重要參考著作。

³¹ 宋春舫之子宋淇（林以亮）曾在〈毛姆與我的父親〉一文中轉引英國作家毛姆（William merestet Maugham）之言，說「他（宋春舫）在學校講授的課程是戲劇，最近還用法文寫了一冊有關中國戲劇的書」。宋淇進一步說明，說「我父親一共用法文寫過三本書，一本講中國戲劇，一本是中國文學史，另一本是旅行遊記《海外劫灰記》，當時我自己的法文程度不夠，看不出他文字的功力如何。後來拿了那本遊記給一位法國學者看，據他說，寫得同法國人一樣，看不出來是外國人寫的，連腔調都是純法國味的。大概在見毛姆時，他只出版了第一本，其餘兩本還沒有寫成。」從以上毛姆、宋淇兩人的言談，可見宋氏的法語著作頗被看重，否則不會一再提起，並且請法國人詳閱。見宋淇：〈毛姆與我的父親〉，《純文學》3：1（1968.1），頁4。

灰記》，也有以中文撰寫的《蒙德卡羅》，另譯有邁斯特(Xavier de Maistre, 1763-1852) 法文原著之《繞室旅行記》(*Voyage autour de ma chambre*) 選段。³²《海外劫灰記》一書之法語標題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Coups de crayon de voyage d'un Céleste*，可直譯為「涉足遍訪著火的世界：一個天朝子民旅途中的鉛筆速寫」。³³「海外劫灰記」五字乃該書封面書法所題。「著火」對應「劫灰」，所指即為書成期間飽受一戰戰火蔓延的人世間。「天朝子民」或譯「天朝人」，取自法語常用以指稱中國的 *Empire céleste* 一語，可直譯為「天朝帝國」。然實際上法語並無習慣以 *Céleste* 一詞指稱中國人。宋氏此語頗有幾分玩笑意味，而「鉛筆速寫」則說明下筆匆匆，讀者切莫過於拘泥認真。

《海外劫灰記》於 1917 年由上海東方出版社 (The Oriental Press) 出版³⁴，正好是宋春舫返國後不久。該書湮沉多年³⁵，藏本亦不多，2015 年始有中文譯本問世。³⁶

³² 宋春舫譯：《繞室旅行記》(選段)，《猛進》5 (1925.4.3)，頁 6-7；《猛進》6 (1925.4.10)，頁 5。《繞室旅行記》寫於 1794 年，原書有 17 章，宋春舫僅譯了前兩章。邁斯特是薩瓦依 (Savoie) 公國的法語作家。

³³ 為求行文簡便，以下引用本書法語標題時，省去副標，僅稱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³⁴ 《海》書出版前，部分歐遊雜感已以中文見諸聖約翰大學校刊《約翰聲》，惟內容文字不盡相同。

³⁵ 《海》書出版當時可見之介紹資訊不多。少數資料可見於上海聖約翰大學之中英雙語校刊《約翰聲》(*St John's Echo*)。如“News Column: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約翰聲》28：5 (1917.6)，頁 32-33。

³⁶ 宋春舫著，羅仕龍譯：《海外劫灰記》，分期連載於《書城》106-109 (2015.3-6)，頁 103-111 (106 期)、頁 120-127 (107 期)、頁 121-127 (108 期)、頁 120-127 (109 期)。該中譯本參考的法語本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總館，館藏編號 8-G-9952。法國國家圖書館另有一本藏於表演藝術分館，館藏編號 16-EGC-1952。《海外劫灰記》法語原作偶有註腳，例如〈在路上〉一文將神話裡的射手座 *Sagittaire* 譯為「風伯」，在註腳裡以漢字標示 (見法文版頁 12)；中譯本逕依宋春舫，在《書城》刊載譯文以「風伯」名之 (見《書城》106 期，頁 106)。又如〈文明人〉一文引用法國作家法瑞爾 (Claude Farrère) 所著小說《文明人》(*Les civilisés*) 文句，於註腳提供出處 (見法文版頁 20)；中譯本省卻註腳，而在內文中直接給出作者與書名 (見《書城》106 期，頁 108)。共計《海》書法文版共有 8 個註腳，皆為提供引述文句出處 (例如〈女人〉一文引用英國／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的文句法譯，宋春舫於註腳提供英文原句)、中文書名 (例如〈柏格森〉一文註腳提供《聊齋志異》書名漢字) 等。需要說明的是，宋春舫法語原作偶有訛誤，但中文版譯者並未予以更正，以求盡可能保留宋氏原作面貌。例如〈文學〉一文將易卜生歸為「德國寫實主義流派」(見法文版頁 38)，未明言易氏乃挪威劇作家；中譯本遵照宋氏原文譯出，未做修訂 (見《書城》107 期，頁 121)。綜合上述說明可知，《海》書中譯本考量到《書城》雜誌並非純學術導向，故於該刊連載時將原文註腳信息併入正文，且不另做註腳修正原作用資料訛誤，凡此皆為便利讀者閱讀。以下筆者引用之《海外劫灰記》內文，係同時

《海》書全書除題辭與作者前言外，共由 30 篇短文組成，標題分別為：〈在路上〉、〈誤會〉、〈文明人〉、〈馬賽〉、〈柏格森〉、〈日內瓦〉、〈在德國〉、〈文學〉、〈戲劇〉、〈帝制或共和？〉、〈義大利萬歲！〉、〈婚姻〉、〈女人〉、〈猶太人〉、〈我們很嚇人嗎？〉、〈他們比較幸福嗎？〉、〈水都〉、〈跳舞〉、〈決鬥〉、〈時髦〉、〈夜晚〉、〈戰爭〉、〈正義〉、〈人口過剩與人口衰退〉、〈在美國〉、〈假民主〉、〈華人移民海外（I）〉、〈華人移民海外（II）〉、〈在日本〉、〈錯誤！〉。從各篇標題可略窺本書主題之廣泛：有以地名為題，書寫當地風土人情者；亦有借用中西觀點，思考時局與文化者。時年 25 歲的宋春舫，藉此法語小書記述他出國期間的所見所感。全書法語流利通暢，毫無生澀之感，且筆鋒常帶語言趣味，讀者乍看之下或許很難想像全書出自一位年輕中國作者手筆。

然而，為何一位年輕中國作者選擇在中國以法語出版遊記？³⁷宋春舫本人對此並未特別說明。從宋春舫流暢的法語看來，不無可能是以法語作為鍛字鍊句、琢磨文筆的工具，同時又可藉此寄託他對法國的情感。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劫灰記》書中有三篇文章，後以單篇形式重刊於 1918 年 7 月 7 日、14 日、28 日出刊的《北京政聞報》（*La Politique de Pékin*），分別是〈我們很嚇人嗎？〉、〈馬賽記憶〉、〈跳舞〉。³⁸《北京政聞報》每週出版，是當時中、法之間的知識份子與記者之間交流的重要傳媒之一。前述三篇原收於《海外劫灰記》的文章，在《北京政聞報》刊載時，是收於宋春舫一系列「天朝子民的微言」（*Menus propos d'un Céleste*）欄目之下；同一欄目於 1918 年 9 月還登載宋春舫所撰〈酷刑〉（*La Torture*）一文，惟該文並非選自《海外劫灰記》，而是另外寫就的獨立短文。事實上，《海外劫灰記》以及《北京政聞報》

參考《海外劫灰記》法語原作以及《書城》刊載譯文，稍作潤飾後而得，並無影響法語原意，且僅有小幅度改動《書城》譯本文句，未改動《書城》譯本原意。

³⁷ 19 世紀後半期至 20 世紀前半期之間多有中國作者以法語著述出版，如晚清外交官陳季同，或是民國留歐學生、旅法文人等，但除了宋春舫的法語著作是在中國本地出版之外，其他作者的法語著作多數是在歐洲出版，同時期居於中國的讀者不一定有機會讀到。近年學界對民國初期中國作者的法語著作漸有關注，參見羅仕龍：〈從繼承傳統到開創新局——二十世紀前半期法語世界的中國戲劇研究〉，《漢風》2（2018.1），頁 84-97。該文論及的中國作者以留法學生為主，其中陳綿、蔣恩鎧、焦菊隱、徐仲年等人的法語著作都是在法國出版。

³⁸ 〈馬賽記憶〉即《海外劫灰記》書中所收〈馬賽〉一文。內容相同，只是標題稍加更動。

刊載者，並非宋春舫在中國本地唯一出版的法語著作。1919年，亦即《海外劫灰記》出版後兩年，宋又以法語撰寫《當代中國文學》(*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ontemporaine*)一書，由《北京新聞》(*Journal de Pékin*)報社出版。《北京新聞》是由法國外交部支持的法語報刊，1911年至1931年於中國出版與流通。³⁹不論宋春舫基於什麼動機以法語撰寫《海外劫灰記》等系列文章，其目標讀者必定是通曉法語者，其中或以法國讀者佔大多數。雖然宋春舫寫作時可能只是隨興悠遊於不同語言之間，但《海外劫灰記》出版之後又選錄多篇刊於法語報刊，可見宋春舫應是有意與法語讀者對話，或至少是希望與法語圈人士維持一定程度的往來與知識交流。除此之外，晚清民國時期的確也有一群通曉外語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外語作為彼此交流的工具之一⁴⁰，讓身處中國的他們與想像中的「世界」維持一定的聯繫；知識分子以外語書寫，既可讓西方「讀」到中國，也可以讓中國接軌「世界」。宋春舫除了以法語書寫之外，有時也以英語撰寫關於當代中國的文章，刊登於中國境內的英語報刊（例如《北京導報》*The Peking Leader*）⁴¹，甚至返華多年後仍在瑞士法語報刊刊登文章⁴²，可說是親筆實踐其時知識分子以外語接軌世界的想像。在此前提之下，宋春舫法語遊記《海外劫灰記》所選題材、觀點、陳述方式等，便格外值得關注。宋春舫既以中國遊人的視角寫下他所觀察到的「著火」西方，又在中西文化的對望之間映照出他心中的「劫灰」中華。該書既讓通曉法語的中國知識份子可以想像西方旅程，又讓法國讀者見識中國子民心緒，堪稱民初遊記群像之中少見的一道風景。

宋春舫另一本遊記《蒙德卡羅》則以中文寫成，1933年4月由中國旅行社出版

³⁹ 〔德〕瓦格納(Rudolf G. Wagner)著，崔潔瑩譯：〈跨越間隔！——晚清與民國時期的外語報刊〉，收入耿幼壯、楊慧林主編：《世界漢學》第15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頁103。

⁴⁰ 例如張若谷就曾在《異國情調》、《珈琲座談》等文集裡記載他在法租界堅持使用法語，或聽聞友人使用法語便心生欣喜的軼聞。見張若谷：〈忒迦欽谷小坐記〉，《異國情調》（上海：世界書局，1928），頁5-6；張若谷：〈關於藝術三家言〉，《珈琲座談》（上海：真美善書店，1929），頁75。

⁴¹ Soong Tsung-faung,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The Peking Leader, Special Anniversary Supplement*, 12 February 1919, pp. 124-127.

⁴² 例如 Soong Tsung-faung, "Le Théâtre chinois jadis et aujourd'hui," *La Revue de Genève* vol. 2 (1921), pp. 121-127; Soong Tsung-faung, "La Poésie chinoise," *La Revue de Genève* vol. 4 (1922), pp. 497-502. 以上兩篇文章刊登於1921年、1922年的《日內瓦評論》。

發行。《蒙德卡羅》書名取自書中收錄首篇〈蒙德卡羅〉⁴³，所記遊歷地點包括歐洲與中國。《蒙德卡羅》與《海外劫灰記》不同的是，《海》書各篇所記大致依循宋春舫的旅行路線，從啟航、西亞、歐洲到取徑北美返國，而《蒙》書則為已刊散稿收集而成，頗有集行旅趣聞於一書之意味，並非依循固定的旅遊路線或時間線。

前文曾略述中國旅行社自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獨立以及《旅行雜誌》創辦之緣由，然《蒙德卡羅》之成書則與另一本期刊較有直接關聯。據宋春舫自撰《蒙德卡羅·序》指出，1932年10月宋入上海銀行任職，12月起編輯《海光》月刊，「輒寫遊記，以實篇幅。友人以為在遊記中自成一格，愆愆付梓。乃並搜羅十餘年前舊作，彙為一冊」。⁴⁴《海光》月刊係上海銀行內部發行之綜合刊物，內容包括政經、時事、藝文等，主要係為提供銀行同仁一吸收新知與交流之園地。宋氏序言所說「輒寫遊記」，自然是指《海光》刊載者；至於「十餘年前舊作」為何，則可從書中各篇文章所署日期得知。需要指出的是，《蒙德卡羅》所收文章雖多出於《海光》月刊，然《海光》月刊所刊宋氏旅行方面文字並未全部收錄進《蒙德卡羅》。⁴⁵另外，《蒙德卡羅·序》前空白頁說明，書中所收〈英絲勃羅克〉一文，原題〈愁城消夏雜刊〉，刊於《東方雜誌》。經筆者查考，該文原題實為〈愁城消夏錄〉，收於《東方雜誌》之「海外通訊」欄。宋春舫僅指出〈英絲勃羅克〉一文，但事實上《蒙德卡羅》書中所收各文多有自他處轉載，或轉載至他處者。⁴⁶需要提醒的是，宋春舫二度赴歐期間偶在中國報刊發表行旅文字，有些文章日後並未收入《蒙德卡羅》。⁴⁷以下根據《蒙》書每篇

⁴³ 據趙君豪指出，1933年中國旅行社收齊宋春舫稿件預備發行時，「因為這些散文體的紀述，沒有適當的書名，宋先生便來問我，我說這裡第一篇文章不是〈蒙德卡羅〉麼，何妨就以此為名；宋先生欣然同意。」見趙君豪：〈追懷宋春舫先生〉（下篇），《旅光》2：3（1940.3），頁14。另可參見〈宋春舫著《蒙德卡羅》〉，《申報》第12版，1933年6月8日。該文亦指出《蒙》書是以首篇為書名。

⁴⁴ 宋春舫：《蒙德卡羅》，頁1。

⁴⁵ 例如宋春舫：〈通濟隆〉，《海光》6：11（1934.11），頁1-3。該文寫通濟隆（Travellex）公司創始人托默戈克如何結合旅遊與旅客金錢需求，發展匯兌事業。雖與旅遊有關，但文章屬性偏向經濟考察。

⁴⁶ 例如《蒙》書的〈巴黎（一）〉一文，原刊於《海光》5：2（1933.2），頁9-10。《蒙》書出版後，該文改題轉載於林語堂主編的《宇宙風》。見宋春舫：〈到巴黎去〉，《宇宙風》62（1938.3），頁42-43。〈到巴黎去〉文字內容實與〈巴黎（一）〉無二致。

⁴⁷ 例如刊載於《申報》的〈宋春舫遊記（六）〉寫香港之事，〈宋春舫遊記（七）〉寫新加坡，皆未收入《蒙德卡羅》或其他專著。以上兩篇文章見宋春舫：〈宋春舫遊記（六）〉，《申報》第14版，1920年

文章所署日期製表，以便本文讀者參考。

表 1：宋春舫《蒙德卡羅》收錄文章說明

《蒙德卡羅》目錄之國家／地區分類	文章篇名	文章末尾所署日期
法國	蒙德卡羅 ⁴⁸	1933 年 3 月 15 日
	巴黎（一）	1933 年 2 月 15 日
	巴黎（二）	1933 年 3 月 16 日
義大利	威尼斯 ⁴⁹	1920 年 9 月 10 日
奧地利	英絲勃羅克	1921 年 8 月 14 日
	石爾子堡	1921 年 6 月 14 日
匈牙利	蒲達配司脫	1921 年 8 月 19 日
瑞士	日內瓦（一）	1921 年 6 月 24 日
	日內瓦（二）	1932 年 7 月 29 日
中國	北平	1933 年 3 月 11 日
	杭州（一）	1921 年 9 月 14 日
	杭州（二） ⁵⁰	1933 年 1 月 15 日

從以上表列資料可看出，《蒙》書所收 12 篇文章，有 6 篇寫於 1920 年至 1921 年

10 月 6 日；宋春舫：〈宋春舫遊記（七）〉，《申報》第 14 版，1920 年 10 月 7 日。

⁴⁸ 「蒙德卡羅」即蒙地卡羅（Monte Carlo），係摩納哥大公國首府。摩納哥係獨立國家，全境北、西、東皆為法國圍繞。〈蒙德卡羅〉一文開篇即指出「蒙那哥……是受法國保護的一個君主國」。宋春舫將〈蒙〉文置於法國項下，應為便宜行事，非混淆地理。「石爾子堡」即薩爾茲堡（Salzburg）。「蒲達配司脫」即布達佩斯（Budapest）。為避免混淆，本文論及相關城市時，盡量採用宋春舫的譯名，僅在註腳說明現今較為通用的譯名。

⁴⁹ 收錄於《蒙德卡羅》的〈威尼斯〉寫於 1920 年 9 月 10 日，而同年 10 月 2 日至 5 日，《申報》第 14 版連續四天刊出 4 篇以「宋春舫遊記」為題的文章。考其內容，實與〈威尼斯〉相近，但文字與語氣略有出入。以下抄錄 10 月 2 日《申報》刊出的〈宋春舫遊記（一）〉與〈威尼斯〉首段文字以比較之：

〈宋春舫遊記（一）〉：「“Venezia”維乃聚雅，有人說是意國的蘇州。吾說蘇州哪裡比得上維乃聚雅。除了花生糖、西瓜子以外，蘇州是絲毫價值也沒有。吾說了這句話，人家一定要說我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留學生，外國人放一個屁也是香的。不曉得我是反對蘇州，並不是崇拜維乃聚雅。你看小小的一個無錫，不到十幾年功夫，發達到這樣一個地步；偌大的一個蘇州，倒反烟消火滅起來。」

〈威尼斯〉：「世人往往以蘇州來比威尼斯，這未免太不倫不類了。蘇州哪裡比得上威尼斯，除了松子糖、玫瑰瓜子以外，蘇州對於人類是絲毫沒有貢獻！聽了吾這句話，人家一定不服氣，說『你們留學生醉心歐化』，卻不曉得我是反對蘇州，並不是崇拜威尼斯。你看小小的一個無錫城，不到十年，便發達到這樣地步，居然有人稱它為中國之壁支盤葛；偌大一個蘇州，現在倒反烟消火滅起來。」按壁支盤葛即今日通稱之匹茲堡。〈宋春舫遊記〉之（一）到（四）篇刊完之後，10 月 6 日至 7 日《申報》刊載的則是〈宋春舫遊記〉（六）與（七）。全系列〈宋春舫遊記〉並無第（五）篇。

⁵⁰ 寫於 1933 年 1 月 15 日的〈杭州（二）〉，原題〈杭遊雜感〉，初發表於《旅行雜誌》7：2（1933.2），頁 33-35。隨即收於 1933 年 4 月出版的《蒙德卡羅》。

間(即宋春舫言「十餘年前舊作」),另有 6 篇寫於 1932 年 7 月至 1933 年 3 月,而《蒙德卡羅》全書則是在 1933 年 4 月問世。前文已詳細說明宋春舫兩次歐遊的經歷,可知《蒙》書收錄之 1932 年後所撰各篇皆為回憶舊日之作,例如〈巴黎(一)〉所記為 1912 年初赴巴黎之不安,〈日內瓦(二)〉記大戰前後歐洲流行舞蹈之演變。至於與歐遊無關的〈杭州(二)〉,則寫 1917 年間與妻同遊杭州卻屢被員警查房之事。⁵¹此外,前引《申報》等資料言及宋春舫於 1920 年春至 1921 年春夏赴中歐調查一戰後經濟狀況云云,可知〈威尼斯〉、〈英絲勃羅克〉、〈石爾子堡〉、〈蒲達配司脫〉四篇文章乃該次歐遊之紀實。不過,同樣寫於該次歐遊期間的〈日內瓦(一)〉則是追憶初次赴歐學習期間所見之事,而〈杭州(一)〉雖以杭州為題,實際上卻是比較杭州、日內瓦、義大利三地的古蹟保存。《蒙德卡羅》雖然清楚標註各別篇章撰寫日期,編排時卻似乎有意打亂文章次序與遊歷順序,而以城市或國家為單位對照東西文化。

換言之,《海》、《蒙》兩書雖然成書時代、行腳足跡、使用語言不盡相同,但不妨可視為一體兩面的旅行書寫,綜合考察一介民初知識分子的世界想像。從《海外劫灰記》到《蒙德卡羅》,一法一中兩本遊記,記錄宋春舫從弱冠少年乃至三十而立的海內外遊歷,反映個人所見所聞,見證 1910 年代至 1930 年代的世局變遷。其中部分批判觀點固然有延續性質,但就文章書寫風格來說,《海外劫灰記》裡時時可聞的慨然嘆息,到了《蒙德卡羅》裡卻更見機鋒明裡來、暗裡去;批判力度不減,但讀之更覺諷喻之妙。直至 1938 年過世前夕,宋春舫仍在報刊發表旅行文字。⁵²宋春舫或因晚年身體健康狀況不佳,長期療養之餘不免遙想早年四處行旅之悅,但亦可見宋氏一生為文心繫行旅主題,而其中最關鍵的原因還是出於他對跨國、跨文化交流的興趣與志業。

⁵¹ 根據該篇內容記述,杭州警員為杜絕私娼,三番兩次入室詢問宋春舫與其妻室之關係。宋於答話中向警察表示自己行年卅五。按宋生於 1892 年,故可推知此事約發生在 1917 年前後,亦即宋春舫返國後不久。

⁵² 宋春舫:〈避暑的精神〉,《青年界》10:1(1936.6),頁 81,「暑期生活特輯」。該刊物係北新書局出版,「暑期生活特輯」邀集全園文化界九十名家如老舍、臧克家、柯靈、穆木天、施蛰存執筆。

四、《海外劫灰記》：戰火下的中西文化行旅

《海外劫灰記》寫於旅途與異國，所記所聞卻不限於市井風光，而更多是中西文化的比較心得。歐洲學成返國之初，宋春舫嘗於聖約翰大學校刊《約翰聲》發表數篇文章，如〈歐遊隨筆〉、〈遊羅城堡記〉、〈極乃武遊記〉等⁵³，又曾於《申報》發表〈梅花落中之跳舞譚〉等⁵⁴，兼談中西時局與文化。諸如此類的行旅見聞文短意賅，已可一窺《海外劫灰記》的析論精神。1917年出版《海》書，正文前收有友人蔡振華作〈題海外劫灰記〉七言詩二首，以及宋春舫〈自題〉七言詩一首。⁵⁵蔡言「頻年奔走天南北，海外歸來話劫灰」，宋語「征衫涕淚琳琅遍，悔著新書付校讎」云云，大抵都有人生行旅唏噓蒼茫，海外孤鴻歷劫歸來之感。⁵⁶書名標題之下引用義大利詩人劇作家賈科薩(Giuseppe Giacosa, 1847-1906)劇本台詞，「省城里沿街叫賣的小販，舉目所見比你環遊世界看到的還多」⁵⁷，似有強調用心觀察之意。中西詩句戲詞並陳，顯見宋春舫不但在內容上要觀照中西，就連形式上也細心鋪排。全書正文前另有〈前言〉一篇，自剖寫作心跡。宋氏將國際戰事娓娓道來，從辛亥革命、義士戰爭、第

⁵³ 宋春舫：〈歐遊隨筆〉，《約翰聲》27：7（1916.10），頁32-33。宋春舫：〈遊羅城堡記〉，《約翰聲》27：9（1916.12），頁20-21。宋春舫：〈極乃武遊記〉，《約翰聲》28：4（1917.5），頁1-3。羅城堡即盧森堡，極乃武即日內瓦。

⁵⁴ 宋春舫：〈梅花落中之跳舞譚〉，《申報》第15版，1917年1月5日。

⁵⁵ 宋春舫：〈自題《海外劫灰記》〉，《海光》6：2（1934.2），頁5。該詩既刊於《海光》，又述及《海外劫灰記》，可見當時一般讀者即使無法閱讀宋氏法語著作，但或仍有機會得知此書。蔡振華即蔡瑩，為曲學大師吳梅弟子，曾任教於聖約翰大學國文系。

⁵⁶ 宋春舫在大戰爆發之初即對戰爭時局發表意見，顯見他在《海外劫灰記》的感想或非一時所起。見宋春舫：〈歐遊漫錄〉（收於「遊記」欄目），《民權素》1（1914.3），頁15-17。宋春舫：〈歐洲今日之戰禍論〉，《約翰聲》25：7（1914.10），頁32-33。

⁵⁷ 賈科薩曾為浦契尼(Giacomo Puccini, 1858-1924)的《波希米亞人》、《托斯卡》、《蝴蝶夫人》等三齣歌劇作品填寫台詞。此處宋春舫引文出自賈科薩劇本《如樹葉一般》(Comme les feuilles)。該段劇本較完整之台詞為：「省城里沿街叫賣的小販，舉目所見比你環遊世界看到的還多。你總抱怨什麼國家都一樣，可你卻沒發現每個人各自不同。」按《如樹葉一般》義大利文版寫於1900年，法文版翻譯初刊於於1909年的《戲劇畫報》(L'illustration théâtrale)。由此可推知，宋春舫當時相當積極注意歐洲新近出版的劇本。以上賈科薩劇本中譯文為本文作者自譯。法譯版本資料見法國國家圖書館書目檢索網頁(<http://catalogue.bnf.fr>)。

一次世界大戰乃至美墨軍事衝突⁵⁸，「這一場又一場的兵燹人禍，足以證明這本小書的標題，而且也說明了它寫作的環境」。⁵⁹宋在同一文中強調，這些反覆修改的文字時而嚴肅、時而玩笑，原先並非為同胞而寫，也不是寫給旅居中國的歐洲人士閱讀⁶⁰——在中國的歐洲人讀之，恐怕得把自己當成欺凌別人的惡棍而深切反省；中國讀者讀之，則不見得能認同其時而激進、時而保守的政治觀點。那麼，究竟這本書預設的讀者是誰？寫作目的又是什麼呢？前文已略述民國作家以外語書寫的策略與可能原因。從內容論理的角度來說，宋春舫此處字裡行間看似閃躲，實際上是在迴避種種非此即彼的批判。尤其此書內容涉及中國時政與文化對比，宋氏褒貶皆有之。或許其吸引讀者之處正如宋氏在文末所說，「書中片段皆為我一時心血來潮所記。意所至，筆亦所至，坦白到有些段落甚至顯得太過隨興」。⁶¹此言可視為《海外劫灰記》全書基調，反映其時一介青年學子之思。有意思的是，在看似正經八百對政治歷史反思的語氣中、在自省下筆太過草率的言談間，宋春舫突然又來一記回馬槍，說道「我骨子裡那股喜愛裝腔作勢的本性，大概很難原諒這本書」，自己幽了自己一默。

《海外劫灰記》各篇沒有明確標示寫作日期，雖大致按照旅途順序編列，內容實則混合記遊、回憶與現時所感，主要可概分為社會議題思考、中西文藝評論、中西民族性差異等三種類型。每篇取材雖有不同，但幾乎篇篇涉及中西文化比較視角。

⁵⁸ 義土戰爭（1910年9至10月）係義大利為爭奪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所屬北非領土之戰。美墨軍事衝突則指1916至1917年間美國派兵介入墨西哥革命之事。

⁵⁹ Soong Tsung-faung, "Avant-Propos,"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 7.

⁶⁰ 即便如此，或許宋春舫附於法文版原作的部分註腳仍可提供一些線索。例如〈猶太人〉一文指出猶太人外觀易於辨認，尤其猶太人的鼻子騙不了人，可謂該民族的「*queue du renard*」，直譯為中文即「狐狸尾巴」（法文版頁60）。宋春舫以簡短註腳說明 *queue du renard* 乃是「*Expression chinoise*」（中文表達方法）。由此或可推知，《海》書預設的目標讀者應非通曉中文的中國讀者，而更可能是對於中國不甚了解但有興趣的外國（西方）讀者。反過來說，有些註腳其實對於不懂中文的讀者來說並無多大助益。例如〈人口過剩與人口衰退〉一文引用孟子之言，指出「*Le plus grand crime qu'on puisse commettre contre la piété filiale, est de n'avoir point d'enfant*」（見法文版頁92），字面上直譯的意思是說人們不符合孝道而犯下的最大罪過，就是沒有孩子。宋春舫在法文版註腳僅以漢字「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八字標註，未作其他說明。不諳中文的讀者或許勉強可以推測此為引述來源，但實際上對增進全文理解無甚助益。由此可見，《海》書或許也不見得就是針對完全不懂中文的讀者。以上可茲佐證之資料有限，筆者不敢妄言，僅於此概略推論，提供讀者參考。

⁶¹ Soong Tsung-faung, "Avant-Propos,"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 7.

以首篇〈在路上〉為例，宋於前半部分論及自己離華赴歐之際的中國動蕩時局，以經濟角度理解中國革命的原因，並且將之與法國大革命相比較，繼而談到辛亥革命帶來的好處寥寥無幾，話鋒一轉又為西方漢學家感嘆，說中國人辮子一剪，連典型中國性格也被消泯殆盡。如此輾轉切換於中西觀點之間，以瑣碎小事呼應時局大變，堪稱宋氏最擅長的記遊筆法。

〈在〉文後半部分則以印度洋、紅海途中所見風土人情為出發點，思考不同地區人類之命運。宋春舫一面喟惜人性脆弱虛浮，一面讚嘆古代遺跡之壯闊神祕，乃至西亞環境之艱險。再一次，宋春舫筆鋒一轉，論及帝國主義所向披靡，卻唯獨不能不在熱帶地區仰賴亞洲勞力以支撐其事業。通篇讀來，雖然中國與亞洲在宋春舫筆下動蕩不安，且環境凶惡、文明高深難解，但西方帝國主義既不可能竟其全功，且所謂漢學家也有見識淺薄之處。宋春舫《海外劫灰記》雖立足歐美，但時時以中國文化之自尊為念；雖寫海外，實則藉他人之眼光重新檢視自身。這是《海外劫灰記》最顯著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晚清外交官使西日記的觀點，但在筆法上卻更為靈活與趣味。例如〈在〉文以亞洲人的勞動密集使西方帝國主義無法任意恣行，而在〈時髦〉一文裡卻寫中國以大量人力虛擲於精細的文化。宋以養狗賞鳥為例，指出大清亡後，宮內官員空有一身養狗技能卻無事可做，若知美國人愛狗，必爭先恐後將養狗發展成民族工業；另一方面，若是將養鳥的功夫用在教育上，當可培育更多民族幼苗。⁶²此言既讚嘆中國閒暇文化之精細，卻又暗指中國勞動力的導向。宋春舫以親身留歐的經歷比較中西民族，談性格差異⁶³，談政治經濟制度差異⁶⁴，談中西文藝發展與國力強弱之結合⁶⁵，談中西時尚與日夜享樂。如果說宋春舫通過這

⁶² Soong Tsung-faung, "La Mode,"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 80.

⁶³ 例如〈日內瓦〉一文寫歐洲冬季滑雪運動，指出冬季運動不為中國人所熟知，原因是中國人不喜耗盡心力之事物，「因為中國人還不明白，危險是生命不可或缺的因素」，暗指中國的民族性缺乏接受挑戰的勇氣。見宋春舫著，羅仕龍譯：《海外劫灰記（一）》，頁 111。

⁶⁴ 例如〈在德國〉一文實乃德國各個城市之巡禮。宋春舫比較法、德國家治理之不同，注意到「在法國，巴黎就是一切，……在德國，所有城市都很迷人。……德國是個地方分權的國家」。同文又引大學城波昂過橋付費之制度，認為「口袋空空的中國政府，倒是該實施這個好辦法」。見宋春舫著，羅仕龍譯：《海外劫灰記（二）》，頁 120。

⁶⁵ 例如〈文學〉一文指出，「德國的經濟擴張，直接影響其民族的文學發展，……物質主義扼殺了文學

些觀察讓自己悠遊於文化樂趣之中，他同時也注意到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衝突——小至個體之間的誤解，大至民族國家之間的反目，都因差異而起。也因此，他在《海》書末篇結語指出，「雖然當今的大戰與種族問題無甚關聯，但種族問題過去曾是、現在也是普天之下政治發展與成形最重要的因素」。⁶⁶

在國族、種族，乃至政治體制比較的視野之下，宋常以「身體」角度為出發點，上述辮子與膚色即為一例。如〈誤會〉文中記有留德中國學生軼事一則，事發於一戰爆發後不久。原本德國民眾期待日本加入其陣營並肩作戰，不分青紅皂白將某中國學生誤以為是日本人，百般追捧，盡以酒肉美饌饜之。孰料後來日本加入反方，德國民眾遂把氣出在這名中國學生頭上，即便他百般辯駁自己並非日本人亦無人相信。宋春舫於文末指出，西方人判斷中國人、日本人之不同，端視有無辮子而定，然而一旦剪去辮子，兩者之間「不過就只是可可豆跟巧克力的差別罷了」。⁶⁷宋春舫以膚色、髮式等身體特質，作為中國特點之建立，期待有朝一日可以回過頭來看西方人要「猴戲」(singerie)。按舊時西方通俗報刊常把中國人與猴子連結在一起，而宋春舫則反過來暗示道，中國人去髮剃辮的文明進程，是否可以把西人看作是毛髮興旺的猴崽。

〈誤會〉不僅論及東西方人的膚色毛髮，還以女子裸露身體一事窺見中西風俗之不同。宋春舫以羅浮宮展示的藝術名畫為出發點，表示自己看到畫面中那些羅衫半褪的女子，實在無法猜詳她是要穿還是要脫，因而感嘆，「女人啊，實在是神祕難解的一道題！」⁶⁸宋指出，中國人見女子全裸感到不自在，而西方人卻是在美術館見到半裸不裸才覺得驚世駭俗；然而中國人若依循這套審美標準，在歌劇院見香肩微

創作天份」；至於中國文學，「自從它開始與西方國家接觸以來，已經完全喪失其獨特性。……今天的中國，只有譯者！再見了，才華洋溢的詩人和作家們，雖然中國過去曾是孕育他們的搖籃。政治的衰頹，是否也呼應了文學的衰頹？」見宋春舫著，羅仕龍譯：《海外劫灰記（二）》，頁 121-122。有意思的是，宋春舫「只有譯者」一言或許並非貶意，而可能是贊許譯者在文學衰頹之際的堅持。宋氏筆法少有斬釘截鐵論斷黑白，此又為一例。

⁶⁶ Soong Tsung-faung, "L'Erreur!,"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 120.

⁶⁷ Soong Tsung-faung, "Les Malentendus,"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 17.

⁶⁸ Soong Tsung-faung, "Les Malentendus,"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 15.

露的女子時不免要感到疑惑，而更驚訝的是聽聞女子們紛紛抱怨，乃是因為家裡沒有像樣的成套衣服可穿。宋因而評論道，「中國人聽到這話，實在是忍不住要跟朋友們告解，說他無論如何就是參不透歐洲」。⁶⁹從男子的髮膚到女子的身體，宋春舫數度表明無法理解——西方人分不出東方人的相貌差異，一如中國男人不理解歐美女子的審美標準——然而卻是字字透露細節趣味。宋春舫並非是從膚淺的道德層面切入，而是將他對西方世界的觀察落實到身體，延續前文〈在路上〉的國體之變，談到〈誤會〉的身體之辯。

民國旅法遊記不乏文字關注西方女子之體態姣好，遐想西方女子之身形曼妙，特別是半裸未露的描述。⁷⁰宋春舫的視線或許停留在女子身上，但筆下帶出的卻是以此窺見的文化風貌：女子與女體僅是比喻，通過中國年輕男性作者為主體的觀看，同時借用西方語言作為其陳述工具，似有翻轉東西話語權力的意味。綜觀《海外劫灰記》全書，多有以女子串起的文化評述。例如〈日內瓦〉將瑞士比擬為旅人的天堂，將日內瓦比擬為「氣定神閒的女人，有種獨特的魅力與自然散發的優雅」；文末述及一流亡至歐洲的中國人與日內瓦女子通婚，婚後經營茶葉生意，又開設一家中國商店，閒暇之餘就躲進這一方異國小天地。宋春舫將中西文化的閒情雅趣通過男女婚配連結起來，堪稱韻味十足。其他各篇亦處處可見女性，或以名詞衍異談女權演進⁷¹，或以經濟社會期許談兩性地位⁷²，間或穿插各國女性現況，甚至引用《聊齋》的毛狐故事，借用當時流行的柏格森理論解讀，以動物本能／人類智能對比女子／男子之異。⁷³除此之外，還有一篇專以〈女人〉為題，從易卜生、蕭伯納、史特林堡等人的文學創作看女性的關鍵角色，又談到中西對看的異國情調，論中國男子之心

⁶⁹ Soong Tsung-faung, "Les Malentendus,"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 15.

⁷⁰ 例如張若谷遊法期間有文字記述，「每到舞場空氣緊張的當兒，男人可以把領帶解下，女人可以把頭髮分散。在那裡雖沒有投擲共歡蒂（Confetti），也沒有裸體的誘惑，只有露胸袒背的媚女人，和那野蠻的薩克松風的音樂，可以使人回復到原始人類幸福的境界」。見張若谷：《遊歐獵奇印象》（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156。

⁷¹ Soong Tsung-faung, "La Littérature,"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p. 38-39.

⁷² Soong Tsung-faung, "La Fausse démocratie,"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p. 99-101.

⁷³ Soong Tsung-faung, "Bergson,"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p. 28-29.

儀西方女子、西方女子陶醉東方浪漫，皆為不切實際。凡此關於女性的種種，皆可說是《海外劫灰記》的特殊視角。⁷⁴

從個人談到家國，從西方反思中國，是《海外劫灰記》的整體思考架構。〈文明人〉思考進步與文明所需付出的代價，認為「文明的腳步是跟著個人主義走的」⁷⁵，中國人的家庭則建立在利他主義的基礎上；然而，正因為利他主義的中國「家」庭歷久不衰，致使強調個人與利己主義的西方文明人終得拿下中國的當「家」主權。此言看似肯定中國家庭價值，然而在〈戲劇〉一文裡卻又借易卜生之劇本，指出「娜拉拋夫棄子，義無反顧出走，毫不後悔。……從此，我們的社會就只能眼巴巴地把各種傳統包袱網綁在男人身上，讓男人永遠成為社會的奴隸。這到底是進化，還是革命呢？」，「在中國，一切都要恪遵祖訓。個人的事情家庭說了算，故鄉的事情社會說了算。我們只能一個字都不吭聲，靜靜看著奴隸的脖子裝上枷鎖」。⁷⁶宋春舫對家庭制度的反覆詰問，或因年少時受家中安排婚姻之故。⁷⁷宋由家庭延伸出來討論政治制度，在〈帝制或共和？〉一文裡，指出共和思想之所以未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出現，「恐怕還是得從中國家庭說起。過去中國的家庭影響力甚大，擴及日常生活每個層面，而且也是一切政治、社會與宗教機制的基礎」。然而，宋春舫並不僅侷限在家庭父權與國家君權的結合上，而更注意共和肇建以來的發展。他指出，辛亥革命以後，皇權煙消雲散，但「家庭體制撐了過來，跟革命前一樣沒什麼變，跟四千年前也一樣沒什麼變」；問題在於，「既然治國與齊家互為一體兩面，那麼為什麼政制和家法之間，竟有如此顯著的衝突呢？要怎樣才能調和這兩套扞格不入的價值觀呢」？⁷⁸

從家族個體延伸到民族群體，《海外劫灰記》另有一關注重點是海外華人之現況，

⁷⁴ 以上論及女性身體之段落，部分靈感來自清華大學中文系研究所課程「現代文學與跨文化實踐」的課堂討論，謹此感謝修課同學們的建議與啟發。

⁷⁵ Soong Tsung-faung, "Les civilisés,"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 20.

⁷⁶ Soong Tsung-faung, "Le Théâtre,"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 42.

⁷⁷ 見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頁 8。不過，宋春舫本人著作中從未直接談到他對家中安排婚姻的不滿，且《蒙德卡羅》書中述及夫妻恩愛出遊之事。考量到《宋淇傳奇》一書係由孫輩執筆撰述祖父往事，或有可進一步考證之處。

⁷⁸ Soong Tsung-faung, "Monarchie ou République?,"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p. 46-47.

藉此推想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及與世界各國之競合關係。前述〈日內瓦〉、〈時髦〉等文中稍有觸及此議題，而更多評論集中在〈華人移民海外〉(I)、(II)兩篇文章。宋春舫直陳西方人的種族優越感導致社會爭端，指出各民族、國家的先天物質與地理條件不同，發展各異，且審美觀涉及文化背景等，不可一概而論。此二觀察可與〈我們很嚇人嗎？〉、〈他們比較幸福嗎？〉兩文互為參照。⁷⁹年輕的宋春舫雖然遊歷各國，但在此兩文中卻是反對移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項：一是中國國力尚待發展，難以給予海外移民充分保護，二是海外移民受限於物質與文化條件，不見得能代表該民族。其中第二項係以義大利移民為例，涉及宋春舫貫穿書中關注的形象問題，頗有暗指海外移民影響中國形象之意。順著上述兩項原因，宋春舫直指「中國唯一的良藥，就是停止向海外移民」。⁸⁰接著宋春舫續提出第三項理由，從經濟面著眼，指出新興的中國有鐵路待修築，有礦業待開採，有工業待發展，而這一切非充裕人力不能盡全功，是以人力當藏於國內，不當外流。反之，一旦中國實業興旺，則天性安土重遷的華人必不再離散，甚至可以充實國防。〈華人移民海外(II)〉基本亦是從勞動生產為切入點，指出中國發展需要充裕人力，且海外華人受盡欺凌與歧視，實無需寄人籬下。

宋春舫赴歐學習的是政治經濟，以上推論自然未免過於武斷。事實上，上述推論顯然與書中另一篇文章〈人口過剩與人口衰退〉互相矛盾，因為該文的擔憂正是中國人口過多，只要傳統家庭制度延續下去，「那麼人口過剩就始終會是中國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沒有解藥可尋」。⁸¹宋春舫既批判家庭之束縛，又推論人口之過剩。凡此皆可見宋春舫擺盪於理性與感性之間，也可見一年輕知識分子對於時局的認識與家國的憂心。所幸，宋春舫早在書中序言即已明言，此書只是旅途上的鉛筆速寫，不需過度當真。

⁷⁹ 〈我〉文指出中國相貌之「醜」乃是因為國力衰頹、鴉片毒害之故，但西方人之俊美不過只有短暫光景，衰老甚快。〈他〉文則指出歐洲貧富差距之大，且因大戰波及，經濟衰頹；相較之下，中國賦稅較輕，且生活步調亦較輕鬆。宋於此兩文中各舉中西優劣，雖不刻意抬高中國現況，卻也未特意醜化西方國家。

⁸⁰ Soong Tsung-faung, "L'Émigration chinoise,"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p. 105-106.

⁸¹ Soong Tsung-faung, "Surpopulation et Dépopulation,"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p. 93.

五、《蒙德卡羅》：歐洲社會在中國的現實折射

《海外劫灰記》與《蒙德卡羅》出版時間相差近二十年，但思維與筆法不時有互通或相近之處。例如《海外劫灰記》的〈水都〉與《蒙德卡羅》的〈蒙德卡羅〉兩篇，雖內容主題與描寫景致不盡相同，但都論及設立公立賭場以充實國庫。在〈蒙德卡羅〉文中，宋春舫詳述蒙德卡羅別具特色的賭場，將其與上海大世界遊藝場相比較，繼而說明蒙德卡羅賭場遊戲的主要種類，以及賭博贏錢機率之計算等等。隨之筆鋒一轉，說到蒙德卡羅賭場裡有一類人是上海所無，那便是苦心計算賭博勝率的數學教授。宋春舫先講在賭場親見普恩加賚的親身經驗⁸²，隨即引用裘而羅曼（Jules Romain, 1885-1972）劇本《脫巴多先生落入浪蕩女子之手》（*Monsieur Le Troubadec saisi par la débauche*）選段⁸³，由宋春舫本人譯出，是宋春舫少數親譯的法文戲劇作品之一。⁸⁴該劇劇情大致是說脫巴多教授為滿足年輕嬌妻之物欲，在蒙德卡羅賭場通過計算賭盤機率小贏一筆，最終卻在賭場老闆高明話術影響之下而把贏來的錢全又賠了進去。〈蒙德卡羅〉全文看似散漫無旨，但揉合時事偶感、地理風光、趣味知識、文學選段的寫法，使得宋氏遊記風格獨樹一幟。宋春舫鉅細靡遺描述摩納哥公立賭場入場方式與金額、遊戲方式等，看似浪蕩子的行遊賭場指南，但另一方面卻又正經八百分析「歐洲這樣的文明國家，政府何以肯擔任聚賭抽頭的惡名？我以為總比日暮途窮，專靠借債過日子的政府好一點」。⁸⁵此言固然是針對摩納哥的經濟模式而言，另一方面也未嘗不是提供中國政府一條可行之路，尤其宋春舫曾於

⁸² 宋春舫原文未附姓名拼音，但根據發音可知即為法國數學家龐加萊（Henri Poincaré），最著名的理論包括「三體問題」、「龐加萊猜想」（Poincaré conjecture）等。龐加萊 1912 年 7 月 17 日病逝於巴黎自宅。宋春舫則於 1911 年赴瑞士留學。兩人是否確於蒙德卡羅賭場錯身，待考。

⁸³ 宋春舫原文未附劇本標題，此處標題係筆者根據宋引劇情自行歸納得知。《脫》劇為五幕喜劇，1923 年 3 月 14 日首演於巴黎香榭麗舍喜劇院（Comédie des Champs-Élysées），由知名劇場、電影演員朱維（Louis Jouvet）演出並導演。

⁸⁴ 宋春舫所著《論劇》三冊力倡翻譯西方劇本之重要，尤其應翻譯法國劇作家司克里布（Eugène Scribe）之佳構劇以供中國戲劇發展參考。不過，宋氏並未出版過翻譯劇本專書，只在報刊、《論劇》等著作裡穿插譯作，且並非每篇皆為法國劇本。

⁸⁵ 宋春舫：〈蒙德卡羅〉，《蒙德卡羅》，頁 2-3。

1922 至 1923 年間出任國府財政部長，對此議題或更有所感。有意思的是，〈蒙德卡羅〉顯然成功引發同時代讀者興趣。張若谷便寫過一篇〈蒙德卡羅賭城〉，文中詳述蒙德卡羅的地理環境、賭場結構與設施、參觀賭場的條件等，並且詳細譯錄當地主管部門於 1928 年頒行的十一條賭博章程、賭博規則與技巧，還附帶介紹蒙德卡羅的夜色之美。張若谷雖然鉅細靡遺地介紹賭博方式，但自陳不是在編什麼「賭經」，不過是因為讀了宋春舫的《蒙德卡羅》之後認為疑點甚多，不禁懷疑宋春舫根本沒進去過蒙德卡羅賭場，以致於宋文談到輪盤之處，「很巧妙地用『盡人皆知，不必贅述』一筆抹過去了」。⁸⁶宋春舫《蒙德卡羅》於 1933 年 4 月出版，張若谷則是在 1933 年夏天參觀蒙德卡羅賭場，可見宋春舫撰寫的遊記在當時確有一定程度知名度與影響力。只不過，若是將《蒙》書純粹看作旅遊趣聞記事，顯然是低估宋春舫藉由旅行所體現的文化反省能力。

不管是通過中國看西方，或是通過西方看中國，《蒙德卡羅》一如宋春舫在撰述《海外劫灰記》或三冊《論劇》系列文論時的視野，悠遊於兩種文化之間。然而《海》書裡初次赴歐的徬徨少年，事隔二十年後重新追憶舊時歐遊體驗，自不可同日而語。〈巴黎（一）〉即為一例。此文雖寫於 1933 年，但所記述內容乃 1912 年宋氏從搭乘火車往巴黎之事。當時這位少年在車廂中愁眉不展，「心靈上最感覺到痛苦的，便是被人家誤認作日本人。但是！即使你滿身都是嘴，也分辯不過來」。⁸⁷宋春舫直言歐洲人的錯誤印象，以為亞洲只有中國人和日本人，穿了西裝的必為日本人，拖著辮子的就是中國人。若僅從這一點看來，宋春舫在《蒙德卡羅》裡對於自我中國形象的焦慮，或許不下於《海外劫灰記》裡的〈我們很嚇人嗎？〉等文。事實上，不管是五官容貌或衣著打扮，宋春舫對自身呈現出來的中國形象始終有相當敏銳的注意。例如寫於 1921 年奧國之旅期間的〈石爾子堡〉，文中宋春舫「帶了一柄在上海先施公司買的愛國紙傘」⁸⁸，為避雨而隨身攜帶，讓他無論走到何處都被當地人尾隨，舉

⁸⁶ 張若谷：《遊歐獵奇印象》，頁 172。

⁸⁷ 宋春舫：〈巴黎（一）〉，《蒙德卡羅》，頁 29。

⁸⁸ 宋春舫：〈石爾子堡〉，《蒙德卡羅》，頁 71。

凡女學生、孩童、古玩鋪掌櫃、知名演員都得知他有一把中國紙傘，既懷抱對中國的好奇，也蘊藏對中國物品／人物的賞玩心態。宋春舫對於被作為觀看的奇景是否感到不悅與不耐呢？或許並不盡然。〈石〉文結尾寫道德國知名演員登門拜訪，意圖借傘；宋春舫質問其理由，方知這名至奧國巡演的演員當晚在戲院請客，想把宋春舫的傘張開放在包廂上。文章在演員懇求的問句中軋然而止，宋春舫給所有讀著賣了一個關子，卻難掩他樂在其中的心情，顯然是預備落落大方地出借他的中國傘，大張旗鼓於戲院。從整體行文脈絡看來，寫於 1933 年的〈巴黎（一）〉，其敘事口吻委實較《海外劫灰記》成書時期多了幾分泰然與詼諧：文章以愁眉不展的裙屐少年起首，旋即一句「——豈敢——這少年便是我！」⁸⁹及至結尾處述及巴黎的凶險，「巴黎如此的可怕！而我又是初次到此，法語操得極不自然，身入重圍，荊天棘地，如何是好？幸虧當時我還沒有看過亞森路賓，否則恐怕性命也急得沒有了，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呀！」⁹⁰年已不惑、兩度遊歐的宋春舫，隔著時間距離回想起過去初初面對西方文明的惴惴不安，似乎已能引領著讀者一笑置之。

前文述及宋春舫 1920 年至 1921 年間赴歐的目的。此行所記故而多了些對於歐洲現況的思考，特別是戰後歐陸經濟的疲弱不振以及民生物價之波動。例如〈威尼斯〉一文，宋春舫一一陳述馬車索價過高、治安不彰、海關索賄、火車嚴重誤點等問題，因而在文中屢屢問道：「是不是馬夫想敲外人的竹槓呢？還是歐洲生活程度突然增高的緣故？」、「是不是政府不能維持威信，所以人民目無法紀呢？還是人民受了政府的壓迫，便時時刻刻想起來反抗？」、「難道大戰以後，歐洲果這樣的腐敗麼？上了火車，同一個意[義]國人談起這件事，他反埋怨我少見多怪！」如此云云，以致宋春舫在〈威尼斯〉文末總結道，「到此我纔信管子說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兩句話」。⁹¹戰爭戕害之大，莫甚於此，而宋春舫竟可以中國古人之言，驗證西方現時之衰敗。

⁸⁹ 宋春舫：〈巴黎（一）〉，《蒙德卡羅》，頁 29。

⁹⁰ 宋春舫：〈巴黎（一）〉，《蒙德卡羅》，頁 35-36。文中「亞森路賓」即今日通稱之怪盜「亞森羅蘋」（Arsène Lupin）。

⁹¹ 宋春舫：〈威尼斯〉，《蒙德卡羅》，頁 59。

又如前引原載於《東方雜誌》的〈英絲勃羅克〉一文刊出時，同期同一欄位還刊有宋春舫〈奧國的生活程度〉，主要記錄並分析當地民生物價飛漲，甚至連中國遊客到奧地利都不覺貴。兩文皆為 1920 年 8 月自奧地利發出，10 月份刊登於《東方雜誌》。⁹²〈奧〉文為報刊散稿，日後未收於其他專書文集。收於《蒙德卡羅》的〈英〉文感嘆更深。宋春舫指出，此城原為避暑勝地，工商亦發達。⁹³然大戰過後，外來遊客銳減，昔日旅店榮景不再，移作他用。影響所及，連義、奧邊界山區小城也不例外，深受匯差波動影響。宋春舫山居兩週，不時與車站人員閒談國事，「但是說來說去，他（車站人員）總說『我們奧國人，現在走的路，是山窮水盡了』」。⁹⁴宋比較中、奧兩國現況，指出中國雖然處於軍閥混戰局面，但百姓無不期望內戰停止後便可回復正常生活軌道，「可是現在的奧國，不論男女老幼，都顯出垂頭喪氣的樣子，以為國事到了如此地步，他們還有什麼希望？」⁹⁵宋春舫引用德國詩人席勒的詩句「*Noch im Grabe, gibt er nicht die Hoffnung auf*」（意即「人已經葬在墳墓裡面，還眼巴巴地希望活轉來」），指出「天下的人，最可怕的是把『希望』兩字完全失掉」。⁹⁶因此，原題〈愁城消夏錄〉的本文，愁的並非旅行者本人，而是敘事者宋春舫「有時同此間居民談天，就不知不覺地替他們發愁」。⁹⁷短短數年之間，奧國榮景不再。宋春舫一方面惋惜，另一方面卻非以祖國為尊，重點在於強調「希望」之不可失，而這正是宋春舫《蒙德卡羅》看歐洲時最核心的關懷之一，也是他歷經「劫灰」之後的樂觀。

⁹² 宋春舫：〈奧國的生活程度〉、〈愁城消夏錄〉，《東方雜誌》17：20（1920.10.25），頁 83-87。據《東方雜誌》所收兩文刊頭，〈奧國的生活程度〉係「八月四日自 Innsbruck 寄」，〈愁城消夏錄〉則係「八月十四日自 Stainach Tyrol 寄」。按 Innsbruck 即英絲勃羅克（今多譯為因斯布魯克），為奧地利大城，自十九世紀中葉起為奧地利西部 Tyrol 地區首府。Stainach 小城則位於奧地利東南部 Steiermark。Tyrol 與 Innsbruck 兩城相距近 400 公里。

⁹³ 宋春舫曾於 1912 年來訪此城，故於 1920 年發表的本文中說，「八年前，我曾經來過一次，那時燈紅酒綠，暮管朝絃，現在卻成了『崔護重來，桃花人面』了。」見宋春舫：《蒙德卡羅》，頁 63。

⁹⁴ 宋春舫：〈英絲勃羅克〉，《蒙德卡羅》，頁 69。

⁹⁵ 宋春舫：〈英絲勃羅克〉，《蒙德卡羅》，頁 62。

⁹⁶ 宋春舫：〈英絲勃羅克〉，《蒙德卡羅》，頁 61。

⁹⁷ 宋春舫：〈英絲勃羅克〉，《蒙德卡羅》，頁 61。

關於歐洲政經變局的描述，尚可見於匈牙利首都〈蒲達配司脫〉一文。⁹⁸不同於〈英絲勃羅克〉的直陳筆法，宋春舫在〈蒲〉文中是以 1921 年 8 月的旅館經歷側寫親身感受。文中指出，原本託友人代訂當地最有名的旅館之一，窗外可遠眺多瑙河美景。無奈戰前許多匈牙利人遷回祖國，戰後被迫留下，又因經濟衰退，對外國人（包括中國人）而言消費低廉，故全城旅館多已客滿。宋氏友人勉強為他找到一家候補待位的高級旅館，陳設亦稱精緻。誰知宋氏才闔眼躺下，便被枕邊「蠕蠕在那裡動著」的臭蟲驚醒，「趕緊開了電燈一看，枕套、褥單、絨毯上的空隙，都被臭蟲佔去了，牆上呢，爬來爬去，恍惚像螞蟻搬家一般」。⁹⁹宋春舫憶起多年前在津浦車站被臭蟲咬了一夜，輾轉難眠，餘悸猶存，所以趕緊召來旅館經理，氣急敗壞指責。但見經理忙不迭表示，因同年三、四月間該國「貢伯拉氏（Bela Kohn）過激政府」統治之下，大旅館悉數開放給農工居住，臭蟲即是當時帶進的「紀念品」。貢氏政府雖被推翻，但臭蟲已難驅除。經理悠悠道來，「……可是他們已經根深蒂固了。我們雖天天澆些殺蟲消毒藥水，卻還沒有發生十分效力。我們對於先生固然十分抱歉，但要請先生原諒，因為這是政治變遷的結果，我們是絕對無從為力的」。¹⁰⁰而一旁整理床鋪的侍者則心不甘情不願地咕噥，抱怨宋春舫少見多怪，小題大做。

此段文字表面上不過就是宋春舫記錄他在旅館難以入眠的投訴經過，筆調輕鬆自然且帶有幽默；過程穿插宋氏、經理、侍者的對話，有如場景再現，充滿戲劇效果。不同於一般的遊記，宋春舫不寫匈牙利山水風光，也不寫民俗奇趣；宋春舫以人來人往的旅館為敘事場景，實則寄寓微觀市井之意。若細心推敲何以至此？則戰禍固為遠因，但貢伯拉氏的過激政府統治引來工農進駐，才是臭蟲橫行的主要原因。此處宋氏所謂「過激政府」，事實上就是貢伯拉領導的共黨政權。宋春舫發表此文之前不久，中國共產黨甫於同年 7 月 1 日在上海成立。宋雖未對此事直接做出評論，但從他所描述的匈牙利旅館經歷，或多或少可窺知他對激進左翼政治的懷疑。然而，

⁹⁸ 宋春舫：〈蒲達配司脫〉，收入《歐遊附掌錄》之一節，《論語》14（1933.4.1），頁 478-479。

⁹⁹ 宋春舫：〈蒲達配司脫〉，《蒙德卡羅》，頁 80。

¹⁰⁰ 宋春舫：〈蒲達配司脫〉，《蒙德卡羅》，頁 82。

宋春舫似乎也並非對庶民群眾不屑一顧。從他描寫的侍者身上可以看到庶民心理與舊派品味之間的差異，而這樣的身分、文化差異才是宋春舫最關心的。例如前引〈威尼斯〉一文，起首便以蘇州比威尼斯，又言此種比擬之「不倫不類」，因為「蘇州哪裡比得上威尼斯，除了松子糖、玫瑰瓜子以外，蘇州對於人類是絲毫沒有貢獻！」宋氏筆法每有出人意表之比較，而比較之結果卻又令人驚奇，堪稱是宋春舫旅遊筆記裡最特別的視角。

以〈北平〉、〈杭州（一）〉兩篇為題的文章，恰好與書名《蒙德卡羅》之間展現出中西比較的意味。尤有深意的是，杭州是宋春舫宅邸所在¹⁰¹，北平則是宋春舫自歐歸國任教之處，各自寄託個人生命經驗最重要的一部分。雙城一北一南，其實共同談論重點之一即為中國社會生活的吵雜。〈北平〉一文以喪禮為起點，表明人死最可怕之處不是未知的鬼，而是活人世界刻意製造的喧鬧。宋氏行筆如運鏡，從喪禮一路帶到餐館、賭場麻將、街頭留聲機廣播，皆是鬧烘烘一片。〈杭州（一）〉則從西湖寫起，批評湖上摩托車與湖畔別墅的電器引擎聲響，繼而暢想未來交通發達，湖上飛機、汽車熙熙攘攘，「那個時節，纔是機械戰勝人工的時代，吾們或者不致再與鬼為鄰了」。¹⁰²〈北平〉言中國街坊「喜歡熱鬧」¹⁰³，〈杭州（一）〉亦言瑞士湖畔「到了夏季，卻熱鬧非常」。¹⁰⁴然而此熱鬧非彼熱鬧。日內瓦湖上「帆船、小艇、渡船、汽油船，往來絡繹不絕，還有日內瓦輪船公司的幾條船，每日自湖南開往湖北，七八小時，可以來回。船上備有音樂隊，歡迎乘客跳舞」。¹⁰⁵相較於西湖上的車來船往，何以更為繁華的日內瓦湖反不令人生厭呢？一如宋氏其他多數散文，文中幾乎從不立場鮮明直評問題之所在，而是左右各寫一筆，讓讀者自行對比推敲。以〈北

¹⁰¹ 宋春舫與友人朱潤生在杭州西湖建有寓所，一名「春廬」，一名「潤廬」，合稱「春潤廬」。北京大學教授赴杭州者，如蔡元培等，多有機會借住春潤廬。其他諸多各界學者、文化名人亦曾下榻過春潤廬。見張學勤：〈春潤廬重回人間〉，《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6（2002.11），頁 116-117。

¹⁰² 宋春舫：〈杭州（一）〉，《蒙德卡羅》，頁 119-120。

¹⁰³ 宋春舫：〈北平〉，《蒙德卡羅》，頁 117。

¹⁰⁴ 宋春舫：〈杭州（一）〉，《蒙德卡羅》，頁 121。

¹⁰⁵ 宋春舫：〈杭州（一）〉，《蒙德卡羅》，頁 121。

平)、〈杭州(一)〉為例，宋春舫所指無他，審美品味與歷史自信而已。在杭州、日內瓦兩處湖畔景象記遊之後，宋春舫話鋒一轉，漫談杭州古蹟保存問題。他以義大利古蹟為例，套用「未來派」毀棄歷史的觀點，想像「未來派」要求法國人毀棄羅浮宮藏品，以致與巴黎民眾「打得不亦樂乎而散」。¹⁰⁶又說「未來派」其實「對症下藥，在他們也有說不出的苦衷」，因為「意[義]大利年來就不曉得吃了歷史多少的虧。意[義]國人的腦筋，對於新潮流是格格不入」，以致於不見古物則已，一見古物如教堂等，「所有各種思想，都被那一類『千古不死』的老怪物吸收去了」。¹⁰⁷反觀中國，在竭力求進步的同時，選擇與歐洲不同的舉措。〈杭州(一)〉一文以交通發明、古蹟遺存雙線寫之；進步與歷史，究竟孰為貴？宋春舫在文末語帶嘲諷指出，在中國的確需要克服萬難、竭力提倡保存古蹟，只是「對於保存西湖上的古蹟——我並不是來袒護康聖人——有些懷疑」。¹⁰⁸宋春舫接著語帶詼諧說道，「西湖十景不是都帶些君主臭味麼？幾張御碑，如『柳浪聞鶯』、『曲院風荷』，都是空空洞洞騙人的東西，有何稀罕？」此處「康聖人」乃指康有為(1858-1927)，晚清保皇立憲人士，反對民國之共和體制。1921年，康有為築室杭州西湖「一天園」，因該處位於西湖十八景的「蕉石鳴琴」，遭浙江省議員鄭邁批評，質疑掘毀古蹟，並向省長沈金鑑提出質問。¹⁰⁹宋春舫在談論技術發展、新舊保存、文化傳統等議題時，不忘以詼諧筆法諷刺時人：

¹⁰⁶ 宋春舫：〈杭州(一)〉，《蒙德卡羅》，頁124。

¹⁰⁷ 宋春舫：〈杭州(一)〉，《蒙德卡羅》，頁124-125。

¹⁰⁸ 宋春舫：〈杭州(一)〉，《蒙德卡羅》，頁126。

¹⁰⁹ 枕石：〈舊事新談·康有為與西湖勝蹟〉，《小說日報》第2頁，1941年1月23日。據該篇文章指出，鄭姓議員提告後，康有為致函沈省長，不認毀掘，且指該景乃雍正時期媚臣李衛所留，不配稱為古蹟，並把鄭姓議員罵得體無完膚。另可參見《民國日報》1921年的議會質詢報導，文中指出康有為因此案關說經過：「……鄭云，本席對於康南海掘毀西湖古蹟焦石鳴琴一案，提出質問後，省長已派王知事會同林技正實地丈勘。詎事後先有張姓其人，途遇本席，問康氏派人往詰閣下，曾晤面否。答云無之。前日又有候補人員王某來寓造謁，言及斯事，謂康氏願以金錢為條件，意在彌縫。本席答以議會既經提出，不能以人情破壞法律，諷以如有餽贈，不方送諸官廳。不料今日又有溫州同鄉陳某，(在通志局供職)來訪本席，意義與王氏相同。見本席詞色不妙，遂改言康氏心甚焦急，其家人見其憂慮，出而斡旋，並非出於本意，並云金錢之外，未始無交換品，若公募其書法，亦可作為贈品。鄭云，南海書法果佳，但此時未便要求，並謂此意若果出諸康氏，則未免輕視議員人格云云。合將經過情形報告大會，請同仁注意。」見〈浙江省議會議事紀(五)〉，《民國日報》第2張第6版，1921年5月29日。

這壁廂是民國議員倡議保存前朝庭園遺緒，那壁廂是帝國遺臣拆毀滿清古蹟以享現世風雅。宋春舫在字裡行間隱晦流露個人對於古蹟維護的立場，但又同時對拆、存雙方幽了一默，而這也正是宋氏常見的筆法。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劫灰記》、《蒙德卡羅》兩書雖然都有部分篇章論及中國，然而物換星移，心情到底有所不同。《海外劫灰記》時期的宋春舫去國懷鄉，及至返國之初，不免仍有寄望中國急起直追歐美之意，而關注焦點首在於硬體建設。例如1919年宋春舫在《申報》發表的兩篇〈歸鄉雜感〉¹¹⁰，直接指出中國最需積極發展下水道工程以改善衛生，並且應該促進陸上交通之建設。雖然〈歸〉文裡頭亦有穿插對於同胞的不滿¹¹¹，但總體來說，此時的宋春舫對於國家與同胞毋寧說帶有些悲憫，而在《海外劫灰記》裡將矛頭對準帝國主義與戰火的侵略，將現況之問題歸咎於東西方文化權力的不對等關係。返國多年之後出版《蒙德卡羅》的宋春舫，對於中國國民之劣根性或許是無奈多於同情：〈北平〉、〈杭州（一）〉兩篇文章都以譏諷之口吻，藉文字嘲弄中國國民的喧嘩成性；而在〈杭州（二）〉裡說到杭州私娼氾濫，但警察並非嫌賣淫地點太遠懶得前往取締，只是因為不想得罪西方人，況且「中國人祇要有錢可拿，南非洲豬仔都肯去幹，那一些路算什麼」。¹¹²有意思的是，宋春舫在《海外劫灰記》裡曾力倡中國發展實業，停止向海外移民，「因為中國人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更安土重遷。海外華人發財以後每每返回中國，就是最好的例證」。¹¹³兩相比對之下，宋春舫對國民、對中國與世界的認知，不能不說沒有轉變。

《蒙德卡羅》生動趣味的書寫方式，使其成為中國旅行社的三大暢銷書之一，

¹¹⁰ 宋春舫：〈歸鄉雜感（一）〉，《申報》第14版，1919年3月23日。宋春舫：〈歸鄉雜感（二）〉，《申報》第14版，1919年3月24日。

¹¹¹ 例如宋春舫指出，江浙一帶的船舶運輸，船體構造落後，令人搭乘起來頗不舒適，「至於船中之汙穢，旅客之不顧公德，隨處吐溺，毫不為恥。夜間隔艙之高談闊論，幾不能入睡鄉，真所謂行路難也。」不過，宋春舫似乎也不盡然是滿懷惡意地批評。他話鋒一轉，流露出另一番諒解，似乎略有不好意思地說，「然吾輩旅歐美有年，屢以西人之眼光評中國，處處皆覺其苦，而吾國人則方以為樂也」。見宋春舫：〈歸鄉雜感（二）〉。

¹¹² 宋春舫：〈杭州（二）〉，《蒙德卡羅》，頁137。

¹¹³ 宋春舫著，羅仕龍譯：《海外劫灰記（四）》，頁124。

「文筆清妙，自成一格」。¹¹⁴時人對《蒙德卡羅》一書頗有好評，大抵注意到他的文字造詣，贊其「蓮花生妙筆，出以白話，曲折寫來，處處引人入勝，而讀之者至不忍釋手」¹¹⁵；「所有各地之風土景物，均以生動雋妙之筆，曲曲寫出，手此一編，不啻臥遊」¹¹⁶；「文筆清新，思想活潑，……寫得娓娓動人，有時字裡行間，也帶著不少的幽默風趣」云云。¹¹⁷ 1935年，林語堂主編的《人間世》半月刊邀集當時多位文人、作家撰稿，由他們自行評選五十年來的現代中國百部佳作。¹¹⁸其中，詩人甘永柏便把《蒙德卡羅》列入，認為其優點在於「語簡味深」。¹¹⁹反倒是與宋春舫熟識的趙少侯，雖然肯定其自成一格，但也不免流露出些許失望，認為「大部分都是一鱗片爪的回憶之記述，關於民情古蹟，很少論列。……他所擅長的是文學的烘托與渲[渲]染，故雖多憑幻想，描寫失實，而其所作猶可視為一種怡情養性的讀物」。¹²⁰趙少侯強調，此書「不可當作旅行指南用的」，只可供居家泡茶，「慢慢兒把這幾篇輕描淡寫的文字讀完，倒也覺得《桃花源記》並不專美於前」。¹²¹事實上，宋春舫本無意將本書寫成旅遊指南，從他早期出版《海外劫灰記》等著作的風格即可知其側重世情之筆法。趙少侯的評論雖不見得公允，倒也從另一個面向點出《蒙德卡羅》作為民國遊記之殊異。

¹¹⁴ 〈三大名著之暢銷〉，《申報》第12版，1933年9月29日。另外兩本是褚民誼《歐遊追憶錄》、張恨水《似水流年》。1934年初，中國旅行社更在《申報》刊登促銷廣告，凡預定全年《旅行雜誌》者，「特贈送宋春舫先生名著《蒙德卡羅》一部（實售每部洋捌角）及《西子湖》一部（實售每部洋四角），藉答愛閱本誌諸君之盛意」。見〈優待直接定戶〉，《申報》第4版，1934年1月27日。按《西子湖》由中國旅行社於1929年出版，係為首屆西湖博覽會印製，書中含諸多西湖照片與遊覽地圖。

¹¹⁵ 乃一：〈蒙德卡羅〉，《天津商報畫刊》8：40（1933.7.11），頁2。

¹¹⁶ 了之：〈宋春舫之新著：遊記體裁之《蒙德卡羅》〉，《天津商報畫刊》8：31（1933.6.20），頁3。

¹¹⁷ 津津：〈讀《蒙德卡羅》雜記〉，《天津商報畫刊》9：9（1933.8.24），頁2。

¹¹⁸ 〈五十年來百部佳作特輯：弁言〉，《人間世》38（1935.10.20），頁40。按《人間世》於1935年2月發起徵選活動，刊登〈人間世社徵選現代中國百部佳作啟事〉（《人間世》22（1935.2.20）），至同年10月活動才告一段落。系列文章則陸續刊登在《人間世》32期至39期。值得一提的是，宋春舫也應邀撰寫一篇。

¹¹⁹ 甘永柏：〈百部佳作散稿〉，《人間世》32（1935.7.20），頁45。

¹²⁰ 趙少侯：〈宋春舫的《蒙德卡羅》〉，《圖書評論》2：2（1933.10），頁43。

¹²¹ 趙少侯：〈宋春舫的《蒙德卡羅》〉，頁44。

六、小結

宋春舫《海外劫灰記》、《蒙德卡羅》兩本行旅見聞分別以法語、中文寫成，各於 1917 年、1932 年於上海出版。書中所記以西歐見聞為主，旁及中國南北現況，既有孺慕西方之情，又有批評中西文化不對等之處。宋春舫以嫻熟的中、法語言陳述技巧，傳遞他獨有的海外經驗與觀察視角。本文以部分選段為例，說明宋春舫的思路與觀點，且特別注意宋氏法語著作的內文細節，期能添補當前研究民國文人旅遊書寫的空缺。宋春舫兩本著作使用語言雖有不同，內容實有可參照閱讀之處，也使吾人更進一步理解宋春舫所認識與想像的世界。然而，宋氏《海外劫灰記》是否只是民國文人以法語書寫遊記的孤例？宋春舫期望藉由此書得到與實際得到的反饋又是如何？凡此尚需進一步的史料以求解答。可以肯定的是，宋春舫基於旅居法、瑞多年，且兩次來往中、歐兩地的經驗，因而完成的《海》、《蒙》兩書，對於中西文化的理解更多地流露在人情義理的體會中，即便是在處理經濟、博奕議題時，亦不忘引用趣味掌故甚或文學戲劇作品以為佐證，並且注意到族群遷徙的問題，可說是開同時代先聲，使其超越了一般風光記遊、制度考察，而有了更深層的文化意義。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一) 宋春舫著作

宋春舫：〈歐遊漫錄〉，《民權素》1（1914.3），頁15-17。

宋春舫：〈歐洲今日之戰禍論〉，《約翰聲》25：7（1914.10），頁32-33。

宋春舫：〈歐遊隨筆〉，《約翰聲》27：7（1916.10），頁32-33。

宋春舫：〈遊羅城堡記〉，《約翰聲》27：9（1916.12），頁20-21。

宋春舫：〈梅花落中之跳舞譚〉，《申報》第15版，1917年1月5日。

宋春舫：〈極乃武遊記〉，《約翰聲》28：4（1917.5），頁1-3。

宋春舫：〈歸鄉雜感（一）〉，《申報》第14版，1919年3月23日。

宋春舫：〈歸鄉雜感（二）〉，《申報》第14版，1919年3月24日。

宋春舫：〈宋春舫遊記（一）〉，《申報》第14版，1920年10月2日。

宋春舫：〈宋春舫遊記（二）〉，《申報》第14版，1920年10月3日。

宋春舫：〈宋春舫遊記（三）〉，《申報》第14版，1920年10月4日。

宋春舫：〈宋春舫遊記（四）〉，《申報》第14版，1920年10月5日。

宋春舫：〈宋春舫遊記（六）〉，《申報》第14版，1920年10月6日。

宋春舫：〈宋春舫遊記（七）〉，《申報》第14版，1920年10月7日。

宋春舫：〈奧國的生活程度〉、〈愁城消夏錄〉，《東方雜誌》17：20（1920.10.25），
頁83-87。

* 宋春舫：《宋春舫論劇》，上海：中華書局，1923。

宋春舫譯：《繞室旅行記》（選段），《猛進》5（1925.4.3），頁6-7。

宋春舫譯：《繞室旅行記》（選段），《猛進》6（1925.4.10），頁5。

宋春舫：〈青島特別市觀象臺海洋科成立記〉，《申報》第12版，1929年11月28日。

* 宋春舫：《蒙德卡羅》，上海：中國旅行社，1933。

宋春舫：〈巴黎（一）〉，《海光》5：2（1933.2），頁9-10。

宋春舫：〈杭遊雜感〉，《旅行雜誌》7：2（1933.2），頁33-35。

宋春舫：〈蒲達配司脫〉，收入《歐遊附掌錄》之一節，《論語》14（1933.4.1），頁478-479。

宋春舫：《不景氣之世界》，上海：四社出版部，1934。

宋春舫：〈自題《海外劫灰記》〉，《海光》6：2（1934.2），頁5。

宋春舫：〈通濟隆〉，《海光》6：11（1934.11），頁1-3。

宋春舫：〈避暑的精神〉，《青年界》10：1（1936.6），頁81。

宋春舫：〈到巴黎去〉，《宇宙風》62（1938.3），頁42-43。

* 宋春舫著，羅仕龍譯：《海外劫灰記（一）～（四）》，分期連載於《書城》106（2015.3），頁103-111、《書城》107（2015.4），頁120-127、《書城》108（2015.5），頁121-127、《書城》109（2015.6），頁120-127。

Soong, Tsung-faung.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Coups de crayon de voyage d'un Céleste*. Shanghai: The Oriental Press, 1917.

Soong, Tsung-faung. "Contemporary Chinese Drama," *The Peking Leader, Special Anniversary Supplement*, 12 February 1919, pp. 124-127.

Soong, Tsung-faung. "Le Théâtre chinois jadis et aujourd'hui," *La Revue de Genève* vol. 2 (1921), pp. 121-127.

Soong, Tsung-faung. "La Poésie chinoise," *La Revue de Genève* vol. 4 (1922), pp. 497-502.

（二）其他

〈人間世社徵選現代中國百部佳作啟事〉，《人間世》22（1935.2.20），無頁碼。

〈三大名著之暢銷〉，《申報》第12版，1933年9月29日。

〈五十年來百部佳作特輯：弁言〉，《人間世》38（1935.10.20），頁40。

* 〈宋春舫赴歐〉，《申報》第14版，1920年4月22日。

〈宋春舫著《蒙德卡羅》〉，《申報》第12版，1933年6月8日。

〈查明宋春舫素來安分之呈復〉，《申報》第15版，1921年7月4日。

〈浙江省議會議事紀（五）〉，《民國日報》第2張第6版，1921年5月29日。

〈第一院教務處布告〉，《北京大學日刊》第564號，第2版，1920年3月17日。

〈優待直接定戶〉，《申報》第4版，1934年1月27日。

乃一：〈蒙德卡羅〉，《天津商報畫刊》8：40（1933.7.11），頁2。

了之：〈宋春舫之新著：遊記體裁之《蒙德卡羅》〉，《天津商報畫刊》8：31（1933.6.20），頁3。

甘永柏：〈百部佳作散稿〉，《人間世》32（1935.7.20），頁45-46。

朱成章：〈旅行部緣起〉，《旅行雜誌》1：1（1927.春季號），頁3。

枕石：〈舊事新談·康有為與西湖勝蹟〉，《小說日報》第2頁，1941年1月23日。

津津：〈讀《蒙德卡羅》雜記〉，《天津商報畫刊》9：9（1933.8.24），頁2。

胡蝶：《胡蝶女士歐遊雜記》，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

徐仲年：《海外十年》，上海：正中書局，1936。

徐霞村：《巴黎遊記》，上海：光華書局，1931。

張若谷：《異國情調》，上海：世界書局，1928。

張若谷：《珈琲座談》，上海：真美善書店，1929。

張若谷：《遊歐獵奇印象》，上海：中華書局，1936。

陳光甫：〈發刊詞〉，《旅行雜誌》1：1（1927.春季號），頁1。

新綠出版社編：《名家遊記》，上海：中華書局，1943。

* 趙少侯：〈宋春舫的《蒙德卡羅》〉，《圖書評論》2：2（1933.10），頁43-44。

趙君豪：〈追懷宋春舫先生〉（下篇），《旅光》2：3（1940.3），頁14-15。

Anonymous. “News Column: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約翰聲》28：5（1917.6），頁32-33。

二、近人論著

〔法〕艾田蒲（René Etiemble）著，許鈞、錢林森譯：《中國之歐洲》（*L'Europe chinoise*），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 〔法〕老尼克 (Old Nick) 著，錢林森、蔡宏寧譯：《開放的中華：一個番鬼在大清國》 (*La Chine ouverte: aventures d'un Fan-kouei dans le pays de Tsin*)，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 〔法〕亨利·柯蒂埃 (Henri Cordier) 著，唐玉清譯，錢林森校：《18 世紀法國視野裡的中國》 (*La Chine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 〔德〕瓦格納 (Rudolf G. Wagner) 著，崔潔瑩譯：〈跨越間隔！——晚清與民國時期的外語報刊〉，收入耿幼壯、楊慧林主編：《世界漢學》第 15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頁 91-111。
- 尹德翔：《東海西海之間：晚清使西日記中的文化觀察、認證與選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 * 宋以朗：《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 * 宋淇：〈毛姆與我的父親〉，《純文學》3：1 (1968.1)，頁 1-10。
- 邢建榕：〈戲劇家宋春舫撰寫的一部銀行史〉，《非常銀行家 (民國金融往事)》，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4，頁 121-123。
- 李華川：《晚清一個外交官的文化歷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季羨林：《留德十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 孟華：《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孟華：〈從艾儒略到朱自清：遊記與「浪漫法蘭西」形象的生成〉，收入孟華等著：《中國文學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頁 364-378。
- 周寧：《跨文化形象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
- 周寧編：《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與傳說》，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 胡星亮：〈宋春舫：中國現代戲劇理論先驅者〉，《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10：3 (2012.9)，頁 28-39。
- * 唐佩佩、高昌旭：〈一部「世界眼光」的民國遊記〉，《戲劇之家》19 (2016.10)，頁 15-16。

陳室如：《晚清海外遊記的物質文化》，臺北：里仁書局，2014。

陳俊啟：〈晚清現代性開展中首開風氣的先鋒：陳季同（1852-1907）〉，《成大中文學報》36（2012.3），頁 75-106。

陳碩文：〈翻譯異國、想像中國：張若谷譯《中國孤兒》探析〉，《編譯論叢》9：1（2016.3），頁 73-100。

張學勤：〈春潤廬重回人間〉，《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6（2002.11），頁 116-117。

蔡登山：《才女多情：「五四」女作家的愛情歷程》，臺北：秀威資訊，2011。

羅仕龍：〈《茶花兒》與《天神與貓》：張德彝《述奇》系列兩齣中國題材戲劇新探〉，《中正漢學研究》24（2014.12），頁 185-215。

* 羅仕龍：〈從繼承傳統到開創新局——二十世紀前半期法語世界的中國戲劇研究〉，《漢風》2（2018.1），頁 84-97。

* 關志昌：〈趙君豪和《旅行雜誌》〉，收入趙君豪採訪，蔡登山編：《民初旅行見聞》，臺北：秀威資訊，2015，頁 4-10。

Gautier, Judith. *Les peuples étranges*. Paris: G. Charpentier, 1879.

Lo, Shih-Lung. "Le Théâtre français dans la Chine moderne: étude du cas de Song Chunfang," in Yvan Daniel, Philippe Grangé, Han Zhuxiang, Guy Martinière, and Martine Raibaud, eds., *France-Chine: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et linguistiques. Histoire, enjeux, perspectives*.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5, pp. 401-426.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Anonymous, “Song Chun Fang Fu Ou” [Song Chun Fang’s Departure for Europe] in *Shen Bao* [Daily News of Shen] (22 Apr.1920), p. 14.
- Guan Zhi Chang, “Zhao Jun Hao He Lü Xing Za Zhi” [Zhao Jun Hao and The Travel Magazine] adopted in Zhao Jun Hao, Cai Deng Shan, *Min Chu Lü Xing Jian Wen* [Travellers’ Jottings of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aipei: Show We Information Co. Ltd., 2015), pp. 4-10.
- Luo Shi Long, “Cong Ji Cheng Chuan Tong Dao Kai Chuang Xin Ju: Er Shi Shi Ji Qian Ban Qi Fa Yu Shi Jie De Zhong Guo Xi Ju Yan Jiu” [From Heritage to Reinvention: Studies of Chinese Theatre in the French Speaking World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Han Feng* [Wind from China] 2 (Jan. 2018), pp. 84-97.
- Song Chun Fang, *Song Chun Fang Lun Ju* [Song Chunfang’s Essays on Theatre]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23).
- Song Chun Fang, *Monde Kaluo* [Monte Carlo] (Shanghai: Zhongguo luxing she, 1933).
- Song Chun Fang, *Hai Wai Jie Hui Ji* [Parcourant Le Monde En Flammes] trans. by Luo Shi Long, Serialization in *Shu Cheng* [Book Town] 106 (Mar. 2015), pp. 103-111; 107 (Apr. 2015), pp. 120-127; 108 (May 2015), pp. 121-127; 109 (Jun. 2015), pp. 120-127.
- Song Qi, “Mao Mu Yu Wo De Fu Qin” [W. Somerset Maugham and My Father] in *Chun Wen Xue* [Belles Lettres] 3.1 (Jan. 1968), pp. 1-10.
- Song Yi Lang, *Song Qi Chuan Qi: Cong Song Chun Fang Dao Zhang Ai Ling* [Legend of Song Qi: From Song Chun Fang to Eileen Cha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Tang Pei Pei & Gao Chang Xu, “Yi Bu ‘Shi Jie Yan Guang’ De Min Guo You Ji” [A Travelogue of ‘World Vision’ Published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Xi Ju Zhi Jia* [House of Theatre] 19 (Oct. 2016), pp. 15-16.
- Zhao Shao Hou, “Song Chun Fang De Meng De Ka Luo” [Monte Carlo of Song Chunfang] in *Tu Shu Ping Lun* [Book Review] 2.2 (Oct. 1933), pp. 43-44.